

隨書雜識

十

共十

U 6
4065
10





文庵雜識卷之十

李一曾論李得臣李敬心疏

徐迥修上疏

具李及徐有大事

司諫申應顯論誌文及金相翊事

李克生事

李采事

李養弼李敬倫事

修撰朴天衡疏論乙未科事及黃景源事

崔東岳事

趙曦處分事

金相翊事

洪彬李有幹事

麟謙孛篤籍啓事

掌令柳榮鎮論諸武事

翔雲鞠獄事

獻納辛應三疏

洪樂任事

正言姜演疏

因山事

前臺諫李憲默等上疏 停啓事

前兵曹郎廳李師謙疏 科事

應元獄事 韓翼暮金相福事

鄭煜猷李克生事 金龜柱事

文女事 司諫金樂洙上疏

安復駿李命植疏 錫達及金若行事

李滄及館學疏論洪事 李謙彬論承旨望及安允行事

頒教及纂輯廳事 奎章閣事

厚謙罷養事 偏論綸音

使臣銀事 翰園事

同春從享疏事 養厚翰獄事

勅使事 儒生捲堂事

韓命周事 偽造 綸音罪人翰獄事

吳著事 韓金仍諱事

金載順事 朴天衡事

獻納金東淵疏 尹著東事

朴宗岳事 李顯永疏

纂輯始役事 趙瑛事

正言韓後翼疏 李魯述事

閔百奮金悌行兄弟事 黃景源事

啓能事

三司及承旨拔望事

堂錄

盧聖中等事

宋金李事

校理南鶴間疏

金方行事

柳星漢事

崔李科事

乙未庭試榜罷削事

沈履之事

正言俞岳柱上疏

韓金及諸鼠配人放釋事

執義任觀柱及修撰林著詰疏

掌令鄭守溥疏

翰獄事

蔡濟恭事

趾賊等事

李相澱及其將善復事

李鎮常洪鑰姜必教事

玉堂劄

諸啓事

啓能事

大諫柳慤疏

徐命膺子事

洪樂任事

諸逆酌處事

別使事

持平洪樂恒疏事

李惠祚父子事

趙榮順事

朴宗德尹得毅事

東邑北道水灾事

李成鎮事

大諫柳慤疏



徐迴修上疏

七月初二日

徐以工議疏曰：遂構兩任擬於承旨厚謙之叔以狂易之人而然耶？自初聲罪構漢不得已，發啓不得已，連請又不得已，與厚謙并請巫律而遣，辭之際極其審慎，恐或傍及洪家中一人無乃洪家構漢之外，皆純忠耶？與厚謙約昏之寵，漢鋤治之論獨不及又何也？遂賊去姓自有其例，厚則去姓構則不去，姓終有輕重之可言耶？至請把守厚謙之門而構漢子若弟，任橫行城中，莫敢誰何，以臣見之，構罪甚於厚構勢，尤可慮於厚也。噫！彼銓長以忠臣之任，顧惜送臣之任，已非常情，且典文衡啓草多出其手，如許不之辭，宜其未足以格也。蓋洪家擅弄威福久矣，舉世靡然，至於名家子弟，陷溺其良心，只知有洪家，不知有國，亦殆矣。及若淵疏出，籍紳之間，稍換頭面，而其斷赤心不顧利，答曰：以吏判平日之心，害者絕少如是，而凶賊何日可誅耶？答曰：以吏判平日之心，豈緩忽而然乎？於是時原任大臣上劄引避，初四日，答曰：此非過自引咎者。初八日，李徽之亦對疏云：復為叅贊承旨，望非自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writing.

排擬只循舊例亡 之中未及覺察庭請日文辭不應感動
此則臣罪第以情外之說駮人而達憐子侄未嘗交遊云云

司諫申應頭論誌文及金相翊事

初五日

疏曰 昨冬代理之命若小遲則國家之保有今日未可知也
先王威德而達憐之沮戲
大策有浮於幸主者輝則固當嚴華明義理而換進大臣祇
以時相不能贊揚六字說去漫漶寂寞全沒事實此何足揚
先王之至德懼亂遂於方來也臣謂誌狀中此一節不可不
改換而大臣不可無警大憲金相翊賦性濫猾行已危秘厚
結黨援儼作窩主為世指目今番相簡之招相翊力請結婚
於其父趾海云論其心跡腸肚相連臣謂相翊為先刊改仍
施竄配之 答曰誌文事此非如是指摘者金相翊事何必深
誅於是金相澤陽待罪傳曰以過情之言昨日攻吏判今日斥
大臣設使其言是也當此朝象未定之時予之所以任事若

是舐括殆同挾雜金人侍事傳諭金是日復拜領相謝恩

初六日申應頭避嫌曰 誌文事代理之舉固當極力發揮以
授受之正至於賊臣陰懷不軌沮敗大策之罪亦逐德沒不
彰則過矣而獨不燭臣愚忱出於模天盡日之無憾何當有
臣括挾難之意耶至金相翊與憐漢厚誦養厚等賊腸肚相
連陰謀秘計無不叅涉今當討逆勢窮地處不得不匍匐而
全無明目張胆之義頭有應文備數之意不待定婚於相簡
而情狀難掩 殿下不賜採納此豈 答曰勿辭金相復對曰
累千言大文字病昏氣疲望製進其中一段鞫獄情節未
發露之前故未得十分嚴峻因而未改培言之亦莫非臣
昏謬之金相翊亦疏辨且以婚事謂有是議而無完定之事
云、申應頭避嫌後又上疏對辨見

李采事

初六日

傳曰與士軍何為使至闕下呼訴兵判闕外開坐從事官棍
問其委折即廳該府捧口招李采拿因傳曰李采之供與從
事廷庭此等少事如是欺隱可乎采是小官則鞭打部將已
極放恣雖欲罷坐一房即有他即廳何不邀來面代使殺千
民當此極熱彷徨道路至於竟夕照律從重勘處李采以國
為點考與士軍往慕華節其奴與部將相鬪采乃打其部將
軍人圍繞李采請為點考采乃不聽而逃歸眾卒齊憤成聚
闕下呼
訴云

修撰朴天衡疏論乙未科事及黃景源事初七日

疏曰惟彼諸賊皆以權門勢族其所引進皆其血黨其所獎
類乃敢以起獄之說矯誣聖躬骨持聖躬使殿下憂慮畏
約不得自安一殿下受其困厄於兩賊者以此榜也受其誣

逼者亦此榜也為殿下臣子者誰欲與占此榜者此肩雖
榜中之人亦何面立殿下之殿階乎伏願特罷之以杜邪
逆獻凌令李俊承本以尹養厚之狎客也危悖鄙瑣與李
鎮相齊名人也皆唾毒請施屏裔之典吏判黃景源受國之
厚恩不思報效初當銓地必以此人汲、甄、答曰科事其中
復抑何意也亦不可不施以譴罷之典云云 家細微事所請雖甚當第有玉石俱焚之意更當商量下教
吏判事依施李俊永屏之田里初八日憲府啟科時之不公
莫甚於乙未
五月庭試國言喧藉物情駭惋請不允乙未五月慶福宮慶
罷之當該主試照律勘處云云
科庭試取鄭克煥宋
翼彥宋載中李商進延東憲李心淵子孫每
吳翰源趙德潤
李福潤李復一孺翰朴相集錫源洪文海許策全樂誠李
邦仁金載器孺洪時溥子鑰尹翊東李鎮常孫世李養遠命官
申晦主文李徽之李福源趙曠朴明德鄭弘溥等是科試士
舊關叔券入時御所考
出自其時已多人言

趙曠處分事初七日

先是六月三日傳曰平安道查啓已到還穀發賣餘錢為四十六萬餘兩 債所捧私用為十萬餘兩備局請貸錢稱以還報虛錄不報者為七萬餘兩凡此六十餘萬兩查啓中人吏招辭及置簿明白比之洪述海元義孫為十倍趙曦拿來具格取服後報議政府詳覈施行六月廿五日拿囚七月初七日禁府罪人趙曦不敢發明自服判付曰渠罪渠自知之若用懲貪之律不施於曦何哉然西土之曉諭其子之自刎足以當述海之杖義孫之刑趙曦永錮其身滅死定配遂謫金海明日臺啓其所犯贓比洪述海元義孫十倍請依律處斬不允

洪彬李有幹事初八日

憲府啓洪彬常居侍側於厚誦坐席幾乎盡弊亦嘗為其嚆矢如此奸細不可置侍從之列請刊改兩司之望監役李有幹厚賊之至親也狎客也濫通仕藉於李潭之手性本狂悖請削去并依允

掌令柳榮鎮論諸武事初十日

疏曰奉朝賀洪處借來史官此時相守既難造朝徒損國體亦命叔還焉元惡伏法而其幕屬門客之阿意諂媚之類尚多帶職北兵使田光勳廢蠹前兵使閔趾變之狡猾徒藉達構輦輸善事世稱掌庫之奴子鳳山郡守李喆運為人邪妄行已悖戾亦被構賊之啖喧及除是郡虐民肥己有若喪性者然臣謂光勳趾變詭運永拔閭望吳普源李滢具運奎李有和崔湜本以卑微凶作為厚賊心服如答曰閔趾變晝夜侍側多行妖邪臣請亟施故配之典何如

田光運李誥運事依施吳普源等事不足隨治何必散配

敵納辛應三疏初十日

疏曰贊儀全尚斗本以賊孽放恣席勢干預朝論有甚於申
汲甄復猶恐或遲伊時銓官已被遣罷不必追論臣謂金尚
斗竄配之訓鍊正李匡運即函達相老北幕之親禪達隣寵
弁誥運之弟濫叨西班之臣謂光運刊版云云 答曰金尚斗不過么麼賊孽汰去
可也李匡運事依施銓官即黃景源

正言姜演疏十一日

疏曰副司直趙德成本以傾邪之人行已閃條詔附函徒惟
竄配之典慶尚兵使崔朝岳本以卑微不思報效多殺人
命貪饜無忌百惡俱備先施刊版仍令查覈勤以當律 答
曰趙德成事施以削黜崔朝岳事依施

執義李一曾論李得臣李敬心疏同日

疏曰李得臣以名祖之孫附應逆讒急慾如火圖奪族兄之
罪納驢而解之比猶餘事歸結簡賊許以死友綱繆出沒如
鬼如蟻臣謂李得臣刊版承宣諫長仍施竄配李敬心以逆
讒之至親必欲引進每當科舉時則舉世皆以為今科某也必
為之及其登科逆讒為主入賓客如雲即此一事可知其為
血黨臣謂遠 答李得臣果如臺言忝辱名祖特施削黜之典
李敬心不足深誅云云

具李及徐有大事同日

憲府啓具壽國之瑕累李邦榮之輕淺請刊銀臺之望副護
事而般納媚猶以不足絕昏泰潤轉成固 答具李等事依啓
結之計請刊去亞將兵闡之望仍施定配 答具李等事依啓
徐有大即武弁不足深治先施削職知所懲畏可也是後七月

曰聞大臣所奏徐有大
可謂暖昧給詳叙用

李克生事 十二

憲府啓 李克生地本卑微性又狂悖托跡構賊至附徇苟雷
肆瀛遠盡出洪家之拂拭人皆指以死士渠亦揚言
以必報向來一疏請討圖圖詭去致勤嚴教之後敢復陳章
而陰護憐賊閃忽跪祕驟者雖似懲討締視顯示右袒滿帶
不平之心潛畜立職之意其心歸實與若罔一事貫乘至於
曾任茂長時貪虐酷杖民不聊生去其蝸屋歸坐上相之第
月前刊改之請可見公議猶失太寬 依啓施行查發配居社
請竄配仍令嚴查施以當律云云

李養弼李敬倫事 十三

敬倫查啓上來 敬倫事見上 傳曰臺諫雖許以風聞為諫長
固當審慎而觀全羅查啓李敬倫非曰無犯臺臣所奏元不

近似者一邑田控元不及萬結則災結何以萬結分俵乎此
等細事矇不知之况累萬戶生民果能撫摩乎風聞之爽誤
雖不甚罪吏才之不習當有區處之道安東府使李養弼改
差明日禁府照目判付以查啓中三件事至於加分及防納
事其所納供全事模糊以渠供觀之莅邑之不能畏慎又不
可掩犯贓亦豈如彼之夥然乎不可輕易酌處而此之尹彞
復鄭煥猷愆有分別 是時尹鄭俱以貪贓作罪者 議處禁府遂以新溪縣
流三千里定配養弼則是後十月教以當初遞職為迫切除
明川府使以觀其效

崔東岳事 十四

傳曰觀平安監司查啓崔東岳之罪真所謂殺無赦其幾萬
金贓猶是細事奸騙良家女子至十餘人之多其為孤聖
恩辱朝廷查啓之外絕情無倫之外不一日足予所熟知者
况今真贓畢露東岳具格拿囚以此反復盤問若不直招當
限死重刑十五日傳曰平安兵使報備局狀辭即監司狀啓
中所無者東岳豈有發明之端以此添問目嚴問是日以東
岳供辭傳曰是豈疑似間事而欲為欺隱乎此供辭勿施刑
推得情至二十二日傳曰東岳可殺之罪有此不必污口索
言加刑一次海島定配

金相翊事十六日

申應顯避嫌後見金上疏曰臣前後所遭究其歸趨要不出
之臣僕廁成聯鳳漢視若姻嬖頗示殷勤之意臣以其勢位
凌駕一世不欲染跡炙手故反致疑怒以為可憎也無味也
物色似若相連而裡面轉益相遠庚寅以後聲罪致討而臣
未叨言責故特無論斷之跡則彼乃欲與臣屬廉向人每加
延譽以不知者觀之誠若相親至有魚錫吟之疏而其所謂
趨權附勢一年三通云者蓋權勢即指鳳漢三通國子吏議
副學也此或通於鄭弘淳李益輔此兩人何受鳳漢指使
耶大抵鳳漢之罪狀頃年金龜柱疏何等罪案若使臣親切
洞曉如龜柱則其所懲討豈後於龜柱哉至於厚賊與養厚
事養厚忽於壬辰秋來見臣曰近日臺啓中如宋贊成事實
為可一處之意必欲與擔當論向善之誠不可不知如君
輩稍示許可與之相關則彼必隨事盡誠以效世道之責臣
落難合而特以阻驢手段未必言之臣必拒之渠亦知其無
可奈何而不復言矣臣六年屏壑不敢為榮進之計者只以
厚賊在耳厚賊之氣焰威制一國不入此賊之範圍則
駭命不可保也粵自先朝累勤飭效聽政之初又被置對
而厚賊未祛積畏在心終未免草納供天日在上公議在

傍臣何敢復事煩復乎 答曰知面不知心間語既云何答乎憲疏之不
知敬心乎卿其勉哉是月二十三日申應頭復疏曰相翊與
厚相結世稱相翊為柱洞主壁趾海為配座養厚為門鑰凡
有銓官出於渠黨則深夜秉燭會於渠家相議而走報於隣
賊至於露出臣不言之洪鳳漢以為倒戈自脫之計而既曰
殷勤之意延譽之言則祇見其相親不見其相疎而可憎無
味亦是切親間善戲詭則以此為見斥之證不亦可笑乎至
於養厚出沒中間以厚顯之言傳於渠以渠之言傳於厚顯
渠若真箇落者養厚必不復來必不復言矣其使來之者
假托中立之名喃吹不逞成一通叢密交通暗煽動今
番逆徵父子名字迭出賊招雖聖度包容能復有對君父之
顏面乎 答曰金相翊事自有公議何必煩請是時魚錫矜亦
上疏駁相翊之罪是後相翊除德川守而斥外之

麟謙等籍啓事十七日

是時十三日召詣臺三司入侍諭以停孥籍之意臺臣柳榮
進辛應三等奏以當與僚培會議而停當之遂退出以僚議
之未盡停當遂闕啓而出於是玉堂劄論其培体之失諸培
皆引退至是日十七三司依舊連啓孥籍事答曰卿等雖是三
司亦是今日臣子也向日下教於三司者卿等知予欲以私
恩屈公法乎義理分而忠亦所係予亦知其不可嚴而不可
寬也卿等停孥籍之啓卿等豈或認以為緩乎予意亦不在
於卿等之所量予不索言卿等擇之傳曰三司諸臣齊會聽
批於是玉堂及兩司各上劄爭執十八日大諫金普淳上疏
曰麟謙大逆也以大逆而不孥籍則公法屈否乎殿下
只牽於私情故也殿下與保之恩於渠家亦已知矣洪

鳳漢負犯其使容貸於覆載之間而得保今日者特以殿
下之私恩也當日諸臣奉承惻怛之教而其不能終始力爭
者罪固大矣宗社之賊君父之贊輒因王室之親而皆不可
討之耶伏乞聖允等賊之請噫以鳳漢罪犯雖偉遠王章而
在渠道理固當以罪人自處城中一步豈是渠出入之地而
殿下嘔禮窮廢史官相守伏願特收借來之命云云焉

答曰向者啓批詳悉無餘又此疏陳臺本則然予既不罪爾
等亦豈不思向者下教之意乎是後連啓至九月初停啓下見

翔雲鞠獄事

七月二
十二日

是時翔雲拿來親鞠時傳曰翔雲幾皆取招何必更問今不
過結案收殺親鞠傳仍設庭鞠以問目取服親鞠時罪人翔
雲年四十五結案根脚段父一鎮父矣父重啓行凶節次段
以溫室樹侵斥宮官其意在於犯上其時上書果是厚賊之

指使蓋厚賊嫉徐命善對矣身以為徐命善聞宮官之言上
疏出於希覲之心乃使矣身論徐命善不得直斥徐以溫室
樹移斥宮官以為除去羽翼之計終陷於犯上不道遲晚不
待時斬籍沒家產三司啓翔雲本以逆孽為世所棄金相福
居常親密造中說話私與傳說至發於招中請金先削出
上曰伊時所傳造說不過常例酬酢何必以此輕罪大官不
允二十三日傳曰今番推案亦欠別白雖由於昏夜急了
當之致函徒死中之計安知無方來無窮之慮罪人供辭不
可追後厘正問目中五条逆案於渠斷案此不詳錄亦有無
問目之供辭事極疎忽問即一併推考是日承旨李義翊李

嚴改為今名金鍾秀疏曰賊踞親訊之時以五條事下問一曰上
敢違其指使者出於僥倖之心也三先為上書向後翻覆之
許者四符同送類做出奇之惟之訛言也五設使官官傳
言而重臣陳疏此宗社莫大之義理汝何敢賸之章奏以為
我害宮官危動國本之地也渠乃箇承款至散曰此豈宮
官與重臣相議為之事乎此所以引溫室樹者也於是乎
凶逆之素蓄賊窩之餘蘊悉彰即伏見庭鞠結案至溫室樹
承款而許多吐實之語多不載錄臣等參鞠於是玉堂劄子
未及覺察矇然捧入相率陳章之事云云
亦如之且言此賊未稍新律不過犯上已是失刑之大者彼
按獄之首相澤金陽獨不念鞠體之嚴重有此錯了耶請翊亟
施大逆之律委官亟重勘云云兩司亦聯劄言臣等俱參鞠
矇不覺察請領相金譴罷禁堂并罷之三相金陽澤金尚劄
謝以為結案文字只得舉要領自是鞠案規例故臣等不患

其不得輸情今者人言乃至於此臣等謬之致而惜乎承
宣參準文案之時未及有一言也答曰疲困之餘欲即收殺
豈有自引劄中以承宣未及一言為歎而承宣只是自咎於
卿豈有牽製之事乎至於左右相與委官尤自別決無是理
謂引送如翔雲而畢竟議律之不以誣上而犯上者不過年
老委官原叙之致卿等勿辭二十四日答兩司劄曰委官之
不能即是老不能之致所請不允雖然請罪不過罷職不即
爭執難免其責諸禁堂事依施爾等執法之臣禁堂按法之
官均有所失而不可以此輕適言官爾等勿辭是日頌相城
外待命於是兩司避嫌答勿辭二十五日答堂劄曰從古送

獄難治以其抵賴不服未由輸情也至於翔雲情節呈露於
函徒當路之時帳前無辭發明五條問目明白直招是豈草
率了當之逆案乎至於投呈函疏密圖向後翻覆之計此豈
今日北面之臣所共一天者乎及夫結案不但五條之全不
載錄以至窮凶極惡之謀闕却不書所以慨然於委官雖然
無恠乎老大臣之有所遺漏也所請不允傳曰卿按獄之失
豈有為賊遣之意乎由於老病之致三司之迭論所謂官師
相覘因山陽宵御須入城金遂復入陪往 山陵後呈辭以
不允批荅又因李憲默疏復待命臺啓連請削出至八月六
日依啓其明日叙用為領敦寧安大濟拿入是獄至八月六

日傳曰安大濟別無可問之端放逐鄉里其臺啓請拿鞠得情
翔雲等籍事連啓之

洪樂任事 七月二
十三日

兩司啓洪樂任交結函徒敢以溫室樹等語爛熳酬酢於翔
雲綢繆往來於賊諷名出函招不止一再請洪樂任拿鞠嚴
問荅洪樂任予不忍聞此等處之人豈有是事不允憲府
啓罪人河翼龍金重得等敢以罔測之說做作真諂之書暗
投宮禁欲售危逼之計請決正王法既院又發啓不允是日
荅大司憲李世澤疏 疏末不
得錄
安兼濟不必更問趙曦既有連啓今何架疊申悔與送有間

何用追律

因山事

七月二十六日發引明日酉時下玄宮又明返魂 上祇迎
送於東門外至八月初九日過卒哭

前大諫李憲默等上疏

疏曰 諸賊次第就伏奈之何聖國尚魯之諸子散配而已厚
誦曰 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至於文女誦母尚不處分漢之
蓋長唐之太平俱以潛謀不軌而死則不以私而屈法惟我
中廟朝後宮朴氏以謀危東宮而死殿下不能遵祖宗舊
章何哉安無濟甚至於錦營軍餉未入雞籠之工役殿下
特不信妖識而不問以臣子言之此說一出必誅不可緩也
洪樂任出於賊雲之招 殿下如是因循窩窟根株無可破
載而草一結案收殺獄體何如是忽畧也云云 答爾等之

請可見沐浴之義予所斬允意各有在矣

前兵曹卽廳李師誦疏

疏曰 年前臣曝晒於太白山史冊伏觀 景廟實錄則伊時
言之地間有推逼之句詔而四大臣貞忠弁之以萬古惡逆
考輝輩凶賊獎之以竭心扶社其他誣蟻之言不一而足昔
宋宣仁后為羣小所誣至高宗祖命改換神哲兩實錄國朝
宣廟實錄因李植疏請命改述伏願亟命史局景廟實錄中
閣係誣逼者一初四答議大臣稟處
體刪述云云

應元獄事

安東儒生李應元疏言 任午事由於譏人造誣而當時無一
下不過春宮而已今 殿下踐先世子之位云云又羣臣無
一人言者有若置壬午事於相忘之域又尚魯文女之支黨
宜設鞫問為先世子雪冤又言宋時烈引朱子說系於麗史
提綱有若朱子指勝國時 太祖事受誣者然宜亟寢誣書

決施顯戮上
告下布云云
六日設親鞠傳曰大逆不道窮凶千萬古所未
有之變也罪人道顯應元通雲石橋依律凌遲處斬示中外
百官序立應元亦斬十日鞠廳罪人權儻李需金若鍊等或
定配或放送親鞠時應元囊中出疏草此出於洪手云○疏
中有洪奉朝賀於殿下為外祖而惠慶宮之
親父不
可殺云

鄭煖猷李克生事八月

鄭以前任靈光事因臺言行查拿問至是左相金尚喆啓鄭
煖猷納供自服當初事虛罔所被加資還收其幻弄料理事
令該府嚴處 上曰依為之是後遂定配鄭在靈光以善賑
附厚謙事李克生查啓上來遂拿問至是十一傳曰李克生
遭人彈駁

罪在罔赦其所犯職猶是總小功之察雖然只施職律則趙
曦等皆屬昧爽以前不可罪均而律殊李克生特貸一律施
行克生遂定配臺啓
請以依律發啓

文女事

十日三司啓文女事左右相聯劄以文女事既有待因山之
請決正法兩司及玉堂亦聯劄請之傳曰十七日當拜景慕
宮豈可遲待不思勇斷之道乎國讐何可竟日雖然決正典
刑有所不能者非為文女無不忝量之事安置罪人文女其
令自盡是日禁都賜死後入來文女初為安置於
壽臺至是賜死

安復駿及李命植疏

安以司直疏言布帶與前時麻帶不同請麻帶先時國恤初儒生有請麻帶事曾不先承旨李命植疏引癸巳發合啓欺君喪守不忠無狀乞免事例答行公此即趙榮頃時李首先發啓

李滄及館學疏論洪事八月

先時六月中吏議上疏辭職尾言小醜雖令賜死而巨魁尚令無恙為可憂云其後臺官柳榮進及金普淳疏請收還洪偕來史官至是日李滄疏言洪之罪誠可殺而若其殺則不可令其放逐鄉里使之自廢仍為臚列其罪惡昭布中外云云答以當商量云云廿二日館學疏曰近日諸賊團成而終不知畏此風漢生在故耳風漢之斷業自有鄭履煖疏批其罪當萬戮凶賊情節畢露則風漢之始所潛脅於殿

下在郎之時肆發凶言於咫尺之前其弟猗漢結賊讒而力沮代理其子樂任募妖翔而圖翻覆德師一和應元皆是風漢之當日唱鳴殿下之餘習苟如聖批之怒風煖以慮患則應元之言亦可慮患而怨之乎死應元之疏營救風漢唯恐其失其憑依此皆風漢所唱之者也風漢徒黨畧得剪除而風漢復起而嘯聚則將見不逞之徒西謀急許殿下有問也然則周公何以誅管蔡雖薄昭之父豈容有異乎殿下之道只為宗社誅罪人然後元所以慰安惠慶官者務盡其道而已豈可以私親之故屈法故遂自就危七朝廷無一人論風漢幸以儒賢之疏特舉巨魁為說而無能踵而發之者風漢凶謀逆節授弟而弟休刑章傳子而子出賊招尚此覷然動息不思所以自處者此其脾胃蓄新必欲一逞志於殿下明矣苟非然者風漢遭罹窮極有甚於薄昭之見別錄之公卿而此尤可怖惟願決正典刑應元所舉麗史提綱年類而附之惟其權臣篡國之說無年類可附故只得係於其史之末其語又不關於我國尤為不干無嫌之一端其言如此何也至於李滄則出於不得已之下策傳之生議果何意耶從此以後為風漢地者借其說以緩吐逆之義則滄

安得免其罪乎答以予不欲聞遂多下傳教以奉朝賀稱兵犯關于暗室謀逆手豈有國君殺外祖之理諸臣皆知悉云是時搢紳將有疏舉因此而未果館學儒皆捲堂書納所懷又極論鳳漢必誅之義是後設募輯廳時工叅鄭履煥上疏大槩請亟降綸音昭布鳳漢罪犯以完募輯之役云金觀柱又疏論鳳漢之罪皆例批是時討逆領教時藝學鄭履煥撰教有窩窟之上又有窩窟云云

領教及募輯廳事

十四日以討逆事領教藝學鄭履煥製進其文備論今年諸賊顛末其募輯事夏間都承旨徐浩修疏請以討逆事作冊

子如勅亂錄闡義昭鑑之類至是命設廳名以募輯差出堂即凡數十人後教以李鎮衡不可不叅是役當待其還

遂姑罷

李以書狀方往燕未回

厚謙罷養事二十日

傳曰厚謙不可置先大王屬籍而與其母有間况是螟蛉之類既非骨肉其令歸本宗鄭母則夏間自上特買八角死後其啓辭但稱厚謙母事及是罷養後又改和緩事連啓之

使臣銀事九日

傳曰使臣以官銀一千五百兩見失事至煩呈文於禮部而賄聚於瀋陽等處云皇旨之為朝鮮嗤笑者予則曰貽羞大

國極矣方令備局知委而三使臣不可無罪并罷職三使臣金致仁
鄭昌順李鎮衡是後教以萬里竣事而歸皆叙用十日復命金為奉
朝賀其銀則留置鳳凰城教以謝恩使行持入呈禮部其咨
文則特令文任製之弘學李 製進呈胡皇終不許還送

停啓事九月一日

傳曰法者天下平也雖人君之尊不可以私意忝錯低昂是
以斷死罪未死而必捧結案既死必準律文者即常典也噫
讎如尚魯聖國送如商輅翔雲固不可以私意忝錯低昂矣
兩賊若是用律此宣法者天下平之義乎自今未結案而用
送律者身已死而追施掣籍者結案於次律而請加極律者

一并除之事分付是日三司啓和緩與厚謙內外相應危逼
聖躬者莫非和緩為富主而爵號自如請為先削去其號依
律處斬不允兩司啓憐謙兩賊則到今掣籍之追施果有違
於平舊章之聖意而其在嚴討之義不可置法於其身而止
請憐謙諸子一并遠地定配是日三司啓憐謙掣籍事兩司
合啓聖國尚魯諸子事翔雲掣籍事院啓龍漢事趙曦事停
啓是日校理李儒慶等啓大諫李敬玉所奏低昂於用法之
說已極駭然且其傳啓之際舉措顛倒大失臺體請李敬玉
罷職依啓初三日府啓元義孫事尹彞復事停啓尹尚通事
又停尚魯家嬪女為婢事皆解之其籍產亦還給其諸子為奴者亦解只以定配施行云

科事初二日

初一日設庭試今春增廣設場而設一二所李徽之為一所試官二日傳曰今番即一初之科而今聞二所則可謂守法而一所則其所雜糅甚至於赴舉之士口傳呈卷之字號隨從寫手私通園內之吏隸大失試責一所試官并罷職三日夜又教以不知則已既知之後不可置之即令擬入試望遂除李柱宋文載鄭昌聖等入試所其初場所捧論表勿施更以終場策問準其數而試取為教李徽之既遭徐迥修之駁事搨推辭國藥堂上遂行公至是又為試官而至此人皆非是科會試則十月一日設於明政殿右相鄭存謙弘學李

為試官御題策問取金勉柱金宗鐸二人并直赴

入出榜

韓翼暮金相福事九月六日

韓金事臺啓連請付處至八月中 上下教臚列兩人之罪且論金以其在盤水之義予不索言遂命各付處禁府定韓以豐川金平海九月六日三司啓昨冬安危之機雖非上相韓翼暮徒畏憐賊之氣熾徒事彌縫繁致難言之境請遠竄上曰處分不但意在本事之決處勿煩又啓金相福以天生妖邪之姓且萬古宵小之行忍正視風漢之勢撤天而為其狎客風漢之眼無君而為其腹心指忠為逆指逆為忠疾視士類與憐謙恒簡輦賜壯相連其居相職薦剝取捨先承風漢之風旨又聽憐謙之指揮使賊勢鳩張者皆相福之所贊助昨冬徐疏後宋瑩中深文

之說稱以所見無異構漢不必知之說謂以語脈不如此至
於命讀睿章之時敢請中間傳說之查問至下中官拿鞠之
聖教雖其還寢而相福之包藏禍心昭然難掩若翔雲之幻
父易祖人倫大變而相福實自主張畢竟翔賊之妖惡亦出
於相福釀成雲招中疏章送于領府事之云其和應可知且
本以漢家之人與此三賊凶謀秘計不無參涉請為先遠竄
上曰甚非處分之本意又何起開臣停勿煩至是月廿日傳
曰名雖付處無異遠竄况彼大臣既無他意韓金配所更為
磨鍊遂改韓以延安金以公州

金龜柱事九月

九日 惠慶宮患候粹重卿宰問安金龜柱不叅上多下傳
教論列其罪且以為濫猾命黑山島定配又以為鄭履煥為
龜柱之私人攻洪亦削出之又命卿宰入侍使各言金之罪

狀遂令頒布此日上下酬酢之造說十二日又下綸音備論

龜柱結厚謙欲殺洪之罪又言辛卯二月 駕詣舊邸時宮

城扈衛者即龜柱與漢者謀殺洪而至於壬辰疏而皆為此

云二十日大憲徐有隣等兩司令啓 金龜柱壬辰疏若有嚴

內酬酢陳之於先王之前乎臣等於是教中若有稱詢其將

何辭仰對之論不覺寒心彼同教之罪秉義致討何患無辭

龜柱締結厚賊暗逞私憾終焉德思乃叔恐動天以至於

半夜扈衛幾累先大王聖德又敢以某年罔極不忍聞之

說筆之於書以喊我 殿下之心德師一和既

以此伏法獨於龜柱豈可容貸乎請依律處斷不允又啓漢

春辛卯二月事雖出於其臣 上曰漢者予之尚容貸者以人

之指使罪大乘間宜竄配 品之與龜柱不同也臺言如此黜門可也十八日校理李魯

述疏論鳳漢之罪又曰龜柱壬辰疏有危動貳極之計萬

凶悖漢耆與凶佞同惡云々答所陳可見公議從當處分矣
是時以 惠慶宮惠候連為直宿設問安不久乃罷至廿五
日陳賀頌教

司諫金樂洙疏十八日

疏論金觀柱昵附龜柱安宗奎申大顯為厚賊恭淵之偏孽
宗奎尤極陰狡先正遺稿鋪之櫪上云々并不允金入侍又
陳所懷極論觀柱及安申事

錫達及金若行事九月

禁府照目前牧使鄭錫達擅賣國穀錢八千餘兩米三百餘
石私用係是一律判付以趙曦等皆屬之令前錫達以一律

有欠一視減死施行兩司啓錫達以厚謙之父至今偃息况
且犯贓死有餘罪不可杖配而止請依律處斬不允金若行
前任順天賣國穀私用至八千餘兩監司啓聞之遂拿問其
子履 擊錚發明 上以皆無扶命杖流之

李謙彬論承旨望及安允行事

李以獻納啓承旨之望尚多鄉谷卑微辱劣不稱之人請閑
塾姜始顯李萬育金養心李世孝刊改依啓又啓冰庫提調
安允行積年踰據多行鄙瑣藏冰之際醜謗狼藉吏胥作奸
貢人稱寃老昏憤劣請罷職 上曰老荒不是異事改差可
也

奎章閣事

傳曰列聖御製合累萬餘卷建閣藏之即宋龍圖等諸閣之意也予之所製不可無編次官而名以編次人則非官職之名也此非新初官制即先朝編次人之意做宋之制參以我朝官名其令吏曹差出遂以奎章閣提學為官名提學以曾經文任擬望直提學以已經副學擬望遂除黃景源李福源直提學則洪國榮俞彥鎬為之直閣則李秉模為之是月晦日上親奉御製藏于閣十月初李福源罷職代徐命膺為提學徐方為西伯教以道臣不可輕遞以兼御舉行且曰此知州府兼觀文殿大學士之制也提學二員蔡濟恭李昌壽

徐命膺黃景源李福源李 一望直學二員李瀕趙琰吳載純徐浩修四人嘉善又李秉模洪國榮俞彥鎬金鍾秀四人通政直閣二員李秉模李敬卷朴宗來

偏論論音事

廿二日 大殿誕日問安 命少論卿宰盡為入侍 教以勿偏論之意廿四日又下綸音其教蓋勸少論盡為老論也

翰園事

十二日傳曰擇人不在於薦與園其若竣逆園何讓於薦應
參諸臣牌抬翰林會園十三日 右相鄭存謙參贊朴宗德春秋館黃景源趙時俊弘學李
入參園取宋俊載李健源趙憲詰三人十四日 命行召

試同春秋趙俊上疏言召試可罷事傳曰趙俊力沮召試之
後李健源忽地稱病趙憲詰亦稱在外何其巧也况既赴曾
前召試今不赴試又何與趙俊所奏一串貫來乎其所處不
可不一問趙李拿處宋亦拿處此三人被圈既久已經召試
通融為圈更赴召試以見舍十五日傳曰姑令放送詣闕赴
舊作新別擇精取之意故云
試是時趙稱在外滿命留門出送撥馬令捉來李則初既稱
病未又至闕下稱有情勢而不入因捉教入庭御題策問
皇極內篇之義又別出表賦題令三人各以所應舉者傳曰
製進則皆不能作但以白文呈納蓋宗不文之故也
被選人皆科第入格之題出題者由於禮使之意也舉子皆
以不文呈白文此何事予慮舉子或以翰圈之故不即應製
不以翰時以文臣製述試取之意下教則舉子又以不文忌

辭至於增廣非等閑之科舉子於伊時以表壯元或以策入
格者乎雖然既設之試不可停撤翰試勿施以文臣製述為
之舉子皆傳曰甲午增廣會試官并拿鞠嚴問李趙拔去
原榜一體拿鞠宋俊載既是庭試雖曰偉点犹有間焉只拔
原榜試官現告鄭尚淳李福源鄭光十六日傳曰李趙嚴囚
南間書札往復一切嚴禁加柙足鎖依例為之傳曰李健源
供全沒嚴畏分義顯有慢侮朝廷之意昨日帳前亦以不文
明二奏對諸臣聞之史官書之到今有若稱寃者然趙供中
借說元無等說與昨日所奏中藉力於同接又何相反也雖
然其在綜核之道不可一味置掩姑令保放即為待令趙是日

僅以論十餘行製納李則累改題後始以表製納而亦不成
說下詢借述與否又以自作仰對命復因南問宋後載則出
賦題宋初以賦登科故也蔡曰賦則初不知但知畧于風月
云出二十韻排律其製呈不過六七句而亦不成說云矣
十七日命李健源復因南問是日復教曰趙憲諾昨日既呈
券拔榜中付標趙瑗疏有所苗脉而李健源作為櫛柄師儒
長先取誠實之大司成趙瑗改差健源之會試科作可謂名
作真實才作者屢次改題從其所願則其製呈者表乎賦乎
會試之作昨日之券决非出於一人之手觀其景像可謂哀
矜渠詩札子孫苟有一分人心焉有抗顏於家庭之心乎觀
其為人特一蒙駭無識既已削科令成均館停舉以待學進
後赴試李福源之供以為定入落書等第云其時試事公不

須深鉤而不善之罪難追李福源削出他試官并削職

同春從享疏事

先是五月尤齋配享 廟庭後鄉儒數次上疏以同春與尤
菴同切一體請并享之至是以九月念後嶺南儒蔡命五等復疏
請之答曰而先正道學非欲軒輊而然也予意特用闡揚我
孝廟之於先正之際遇也難以密札敬覺君臣之間密勿消
融予則曰猶有間焉爾等疏請配享聖廟則可也然前席密
勿之際非外庭諸臣所可窺者况如爾等後生乎然則爾之
請不已汰乎

勅使事

燕使以吊慰及承襲事十月晦入來至月初還去我朝以原
任大臣李澂及叅判徐浩修為進賀兼謝恩上副使而發去
冬至使則都尉朴明源迨後入燕

韓命周事

安城幼學韓命周上疏曰臣無所知但知高者為天尊者為
故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恭今殿下於風漢豈非止於孝
而然哉夫莽操之罪萬載宜當風漢之罪萬死猶輕其弟所
為其兄宜無不知之理則厚於所薄於所厚既是人情之
外不敢盡而風漢有自作之孽亦有天作之孽其始死於
致隆再死於金觀柱今又死於太學諸生之筆者皆自作之
孽生斯世也處斯世也者乃天作之孽也為究天作之孽猶
可違猶字之義則諸生不必先聲而出於國體言之鄭履煖
窳負而逃則聖明必欲慰安慈宮之懷矣風漢得須臾無死
者乃風漢不回之福也風漢處地異於薄昭聖上處變難於

孝文而國人或曰不可者卿大夫皆曰可也只見其生而不
見其死之友不如其生也風漢誤國之罪國人所知而干
宮之說推戴之說幸出於先大王時而不殺風漢者專為春
於言語之過推戴事則聖慮周及於田實之碩棄而色容
之且干莽之說先朝已處則殿下之幸而亦今日臣子
之幸也推戴之說或謂有是天命不僭聖人登極則於
下何有哉桓公之於管仲猶忌射鉤之嫌聖上之於鳳漢
豈無務本之道乎古之度公斯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
之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以殿斯下之聖德如有殺外王考之
名則臣將披髮傳曰觀其措語雖與常性之人有異不可尋
常處之以長其跳踉之習韓命周即為杖配而司合啓命周
函譎叵測渠必不能獨自主張請設鞫嚴問上曰以韓命
周而司合啓不幾近於怒蠅拔釦乎不允是後連啓之

吳著事

掌令吳著上疏曰府吏忽然未告謂吏郎李秉模李敬養招則臺臣也以銓即而分付始臣使之自處臣之困辱固不足道而此輩之矯傲放恣無忌憚如此臣竊為國家深憂也

傳曰臺疏銓即事似非無端况復舊之後不可置對以示摧折之意其在廉隅亦宜一伸吏郎李秉模李敬養校理除授於是而李上疏曰銓即激揚之地而羅熾吳著不可議擬於臺逆而二人適皆擬除故臣等以永拔之意分付政吏云云

金載順事

金以大憲疏曰戚里之禍未有如今日者也自恃肺腑肆行積威所及孰不靡然而人莫敢誰何謂天憲可玩而視若尋常而在猾性難化鍾駟之罷祿已極而猶未厭門欄之憚憚既濫而又復有餘願不知貳極之為尊而幾使宗社傾覆聖躬瀕

危至若向日處分之一戚臣又是濫猾而難惻乃至三大罪彰著潰露而真臟盡發無往非極罪苟使任其作為則其流之害將不知至於何境也今何幸天鑑孔昭羣惡屏裔而合辭爭執俞音尚斬惟願深懲既往益嚴義理之堤坊極允相持之諸明日玉堂劄子曰金載順疏泛看首尾雖似懲討細啓云云明曰玉堂劄子曰究旨意莫逃情狀其疏論列不過止於戚里之逆而初不及於恒簡等諸賊何也且就其所論而見之窮凶情節初不概及只以榮祿鍾駟等就重複張皇者欲以奸了劫而其全無憤痛沫血之意且其初以戚里起頭雙舉而并論及其臚列罪狀也又復畧於上詳於下噫龜柱之罪可勝誅哉較諸構讒亦有差殊則何其嚴於龜柱而恕於構讒嗚呼昨冬國勢岌業聽政之命不下則宗社之重將置之於何當其時外而呈亮阻戲內以鼓妖煽訛今日臣子孰不欲食內寢皮則何不明言如此是逆如此是賊漫漶為辭閃忽難測乃欲以天下之大防綱常隱然歸之於戚臣輩傾奪之科凡令所謂革面者率多凶賊吹嘘今此載順之疏尤可驗矣惟願傳曰金載順為先通差荅堂劄曰劄語可謂打破當有所處分矣於是玉堂沈有鎮及李秉模等各上

疏論金之罪如堂劄十四日大憲沈履之疏請竄配金載順
南海竄配是後校理李獻慶司諫金履禧掌令李杵等各上
疏劾其罪或請拿鞫十八日府啓金載順附麗諸賊受人指
点久矣今其一疏敢以扶抑彼此之意欲售漫漶義理之計
如此凶論之類不可薄竄而止請金載順設鞫嚴問院啓金
載順性本妖邪濟以附麗尚違黨與之誅其疏不思單面敢
懷護之心陰然有扶抑彼此之意請鞫問并不允

獻納金東淵疏

疏曰與春厚同一附麗為構讒恒簡羽翼者養淵是也臣於
患恐至以御將邊人等統恐喝臣謂泰淵依養厚例拿鞫至
於翼龍以凶賊儆人受凶賊之指使暗地和應其不道之計

亦願亟從鞫問之請前恭議洪楹賦性回邪行已陰秘締結
羣凶十手難掩渠亦自知其罪未罷勉討逆近日閃忽踪
跡依舊伎倆頃年灣府得除亦出於讒賊之酬功勒索銀貨
軍餉穀物恣意翻弄至今為灣上無窮之弊如此變覆無法
貪婪之人臣請亟
施竄配之典云
答曰恭淵姑不拿鞫豈無意也河翼龍事
亦有商量者洪楹灣府事令行查焉

朴宗岳事

司諫金履禧上疏曰朴宗岳左右親密於兩恭羣妖之中十手難掩而
迄無屏裔之論臣
傳曰朴宗岳事予嘗既聞熟知此而含垢
則真所謂認賊為子近日堤坊之壞裂職由於予過於鎮安
之慮也累次凶逆曾未數月或圖鳴冤翻案之謀或生潛伺
常試之計大義漫漶之漸視辛壬何其太速也年來或有戊

申于連 豎之弱子屢孫擊鼓擊鉦則大小驚駭危謀駭機
若將迫在朝夕者然而惟此危逼儲宮之凶逆此諸卒士之
凶逆果有間隔乎否則今日朝廷何故馴致至此予所以始
覺前日之失在太寬也不可以小事忽之金履禧疏中朴宗
岳事依施傳曰戒垣重任豈人、濫竿禦使朴宗岳改差是
日禁府以機張竄宗岳啓傳曰守禦使望正三品中加望以
洪國榮為之末望遂落点而進嘉善是日國榮凡三牌不進
傳曰觀今國勢在古亦有此等時乎戚里即王室之藩屏而
今反為國家之寇賊凶逆輩出國勢孤危凶徒凶黨累倍於
卒士顧今日之宮中視 先朝時予躬之孤危果如何哉逆

豎雖曰鋤治黨與非附腋之親巨室大族也盤根蒂固粹難
變化駭機危謀猶未消釋予每言知申洪國榮進秩而委之以
將任者久而尚令遲延者即體諒知申之誠也夏秋以來可
資而可獎者凡七次矣固知違於格例近於私意而誠以知
申肝膈之恩難強也近始思之體諒小事也當今日國勢以
心腹之臣又畀以慰護之任則可以鎮危疑而幹王室今日
加望即予思之又思者也守禦使洪國榮更為牌招是日四
牌後洪乃入謝

纂輯始後事

備望記

朝廷事孰有大於討逆而諸般之後孰有甚於聽政
時賦身思之骨驚念之胆掉予任予躬予不但恤實

為四百年宗社倘非天佑宗枋則寡人豈有今日亦非先
大至慈則國勢其將若何噫人心多岐時月稍久凡所謂
也聽政之夫殆若置之相忘之域所謂義理弁髦之說何相
不出一年漸欲解弛又有稟然而寒心者其稍換頭面者安
知不唱為凶譎之論陰護賊邊角勝天討而後已哉怪鬼情
狀閃忽而然哉其難建規何心索言嗚呼寡人之於諸賊豈有
私好惡而然哉其所始而畏惻寢食幾廢中焉迫隘身國周
寡躬無止泊之靈轉危為安且此輩俱是咸里權臣則其所
染者吹噓者不止一二二人則到今豈無而陽背陰人惟心
之人乎大抵今日之義理只是存天下之大防立天下之大
經國可之此義理不可漫漶也審矣纂輯之役不容一日少
緩在外本行堂即催促上來內藏日記從當書下矣
已於八月堂上則不為任進至丁酉二月自上下親錄日
出日記而堂上亦始為任進至丁酉二月自上下親錄日
記命刊印堂上亦始為任進至丁酉二月自上下親錄日
所掌筆削而又各逐條立論為浙

正言韓後翼事

韓以正言上疏曰殿下臨御以來勵精圖治憂勤惕慮宜其
諛成習迎合為能勢遂是尋趨附爭先亂達雖誅而四維猶
患不張紀綱日頹風俗日靡其故何哉此由於殿下採術
不明推行為治捨其本而取其末後其大而先其小未大者
殿之下為俗得人才為本而殿下未嘗獎一廉直未大者
能而日風夜幢者惟其在於振起殿下未嘗獎一廉直未大者
露風雲相救於已頹之俗刑名法術豈革其積痼之習耶於
是文華浮薄之徒進承順苟容之風乎用人之道才德為大
而門閥為小課舉為先而歷試為後殿下之用人則但以一
其家世而不以其賢否不詢其公議而先試其爵位前日一
而人之狼貝職以此也而躁競之風益出賢能之達漸枳矣
草科弊當以正士習遂至試為本而殿下獨以牆屋之間
操切舉子為務彼舉子者積習已痼其心未悛一遇主試者
循私而相應則物色先拔之患何術而防之耶且殿下每
以萬乘之尊行有司之職先拔之患何術而防之耶且殿下每
揚顯侵分之譏獨不可於永防弊源且古者刑罰之威固足以
止惡於一時而不可於永防弊源且古者刑罰之威固足以

士例杖而令以嚴杖而加之雖其自取者無足可惜而獨不
有傷於清朝忠厚之風耶至於討逆一事尤當以正名為本
而不得然者但阻礙代理非構讒所獨辦則其究之為主魁不
問可知而殿下然不尚今保其官爵而但治其枝葉且其窮凶
極惡罪犯先朝而尚不明其官爵但觀望尚多禍機潛伏
恭承宗廟之意而是非不竄金龜柱也以其憾討逆為其
此非可恨之甚耶且殿下竄金龜柱也以其憾討逆為其
罪之一端蓋龜柱之作無臣固未知其討之者多不以
其道以惹上下之疑耳設令以私討之苟其所執者為大義
則殿下但討其義而已何以私討之為哉亂賊人得以誅之
若如殿下之教則凡有亂賊而有私憾者不得已誅之則
自此非世所共知公正君子則不復可以誅賊矣鄭履煥雖
是名祖之孫為人之近賢如不得已之義而其鯁直之性敢言
朝驟非已有久於進賢如不得已之義而其鯁直之性敢言
不諱不憚強禦其視世之逢迎承順者不啻
未必盡合義理之當然而殿下既容而怒之且致之穿列
履煥之與龜柱特以義理同而氣味近耳謂之辟於親愛則

猶或可也謂其私人則決非情外之目若以相親之故便為
私人則其祖故相激與青陽君沈義謙同政元衡又其祖濬
與故相臣閔鎮遠同政五免則激可謂義謙之私人濬可謂
鎮遠之私人而地處相通者避私憾之嫌人之相親者避私
人之嫌而不得討賊天下寧有是哉殿下聰明有餘而典
學失方衡石之程但在於該洽賈穿而不知帝王之學自有
當務凡所作多任私智而不循天則所以每違於聖賢之
成法不合夫事理之當然此臣所謂操術不明者而星尺不
精運用必舛臣恐以此權度量度事物無往而得其宜也嗚
呼殿下潛德春宮令聞風彰聽政以後臣民願望以克舜之
化夫何臨御以來御下則用轉倒之智制事則行權宜之術
前後有異表裏不同與聖門誠正之學相反雖以討賊大義
猶必以是術將之始慮其遠慮之不著則既發其無君之惡終
欲屈法而全生則旋慮其遠慮之不著則既發其無君之惡終
前何以曲恕也懲討之請始既罪之則後何以從之耶至於
黨與之討多以微罪行遣而不以實犯又於其間有幸不辜
之不同其可以定國是以服人心耶營建後雖所不己或有
不急之務而必欲并舉代之以請本出益下之意則元非可
罪而乃至逾罷殿下愛民惜財之意累勤於絲綸之間而
始初之政已不能相符如此臣恐魏徵十漸之歎不待十年

之久矣若夫季歲責之術非聖主推誠之道而或有以此疑
殿下者此豈所望於聖明者哉疑則勿任則勿疑臨下之
道也以大臣始閣為腹心則胡為任之既已任之又何疑焉夫
不以為大止於閣上下相疑國事洋濶而已此臣所謂推行無
之弊非但止於閣上下相疑國事洋濶而已此臣所謂推行無
實者而一心不誠萬事皆虛其於治平之效無異却步而求
前豈不惜哉大抵殿下以英明之姿當難慮之會慮患深
遠處處當審所以防禍亂而保聖躬皆出於神機之獨運然
此可以備一時之變而不可為久遠之術可用於危疑之日
不可用於平常之時今乃機事已過機心尚存欲仍以馬上
治天下則恐非隨時度革制宜從政之義也殿下願治之
志求助之意非不勤也而山林之士却顧不進忠讜之論側
耳未聞者專由於殿下之不實心誠以前後求言之旨
言之欲聞儻直之言則當博詢朝野乃獨求之於閣之臣
又不深自刻責而責諸臣之不言欲上下之相信豈不難哉
嗚呼今日國事譬如老羸之人新經大病元氣未復雖有華
扁亦不知着手處其所審證而下藥者捨本而論末者哉此
臣所以眷眷不已者獨在於殿下心術之誠而不可及乎
也事也伏願赫然奮發惕然改圖無參以私智無將以權數
又必博求通明經述者朝夕相與講明正學上下同心一體

相頊則將見禍亂潛消天災 答曰爾疏可謂臨御後初聞讜

言以其及心術之微也良足嘉歎金龜柱之青陽文忠鄭履
煥之追文清文敬予未知信否爾言無或過中乎以代穀之
請通罷道臣果如爾言外面似涉轉倒而處分其豈但已乎
本道人士只以此事知之亦不是異事其餘諸般陳勉莫非
予對症之劑急先之務當體念矣廿一日掌令尹在醇啓龜
柱所犯三大罪案乃是罔赦而合啓斬允已是失刑之大者
今此韓後翼右袒龜柱投進一疏至引不觀之喻敢售嘗試
之計其心所在有不可測令若以其言者而不罪則如後翼
死黨之類必將憑藉袞闕營護凶圖而起請後翼為先剗版

絕島定配 上曰韓後翼之死黨於金龜柱固不可辭也而昨日之疏感陳袞闕所請不允廿四日尹在醇又啓向來綸音昭布之後龜柱三大罪案俱係罔赦今此韓後翼忽生右祐之計敢售嘗試之意其所引喻萬不近似其無嚴放肆已極矣其他補以時政頭帶譏 至若機事已過機心尚存一句語遣辭至函用意叵測聽政宗出於 先大王之聖意諸凶自干惡逆之誅為臣子者孰敢以機之一字萌於心發諸口而乃敢以機事機心等說書之於章奏此與高輅之機闕二字一串貫來日前島配之啓臣亦自知其太寬請韓後翼拿鞫嚴問 上曰所啓可謂得體而初不罪韓者其言及

袞闕而然也大抵以予九月辭教為不可信則雖甫等即傳龜柱之啓可也如以予之言為可信則當合辭方張之時隱然有角勝之意者果非臣分之所當然而從古死黨私人以其良心陷溺不知義理之當否古亦何限也何必過責於彼臺臣耶機字云々見之不覺驚心而機字亦有許多破若高輅不道之言則雖即日正法可也又若以機事之人必有機心等言則亦可謂詬天罵日而聞彼台臣曾所謂湖中士類中一人云想必多讀書矣母或以濂溪先生所謂幾賢惡之幾字通用於機而言之耶然文字抉摘雖非清朝之義事所請不允是後連啓之至臘月十四日司直申尚權上疏曰聞

人主有所失而直陳之讒言無所失而勤說之謂誣奪出於
匡救之忱誠曰忠君出於死黨之凶心曰詬天韓後翼之疏
非讒非忠直誣上之凶書身人臣慢胡至是耶其旨意深
緊殆若妖雲之口氣逆測之筆法而直作君父極口詬罵又
雲測之所無古今天下母論絕恃豈有若此者乎殿下臨
御以來至落光明曲盡情當蓋以明天理正人心為本而以
先正臣宋時烈躋陪 廟庭又表章萬東廟以彰 孝宗大
王之志事正尹極父子之罪已廷 肅宗大王之遺意奪三凶
之爵以嚴忠道之分特施金昌翁李鮮節忠之典以振遺逸
崇獎之風各宮房折受祭禮厘正等事一舉而行之奎章之
設做龍圖而趙女自占而罪之洪鳳漢所犯窮天極地而
不以事關聖躬為嫌而誅之為慈宮地而不可顯戮其他一
下為宗社之重既發其罪為慈宮地而不可顯戮其他一政
一令莫非至誠惻怛厥服人心非是以往可期德侔天地明
并日月太平萬歲翹足以待此非特國人之言彼國抑何心腸
人亦加意待之曰爾國聖人出矣云云彼後翼者抑何心腸
誣捏至此勢迫趨附比夏桀之問賢附勢衡石之程刑名法
法術比之秦皇月露風雲文華浮薄比六朝之亂亡星尺不
精運用必舛此歷代之昏庸惟以金龜柱鄺履屨此而同之

於青陽諸人之士流嗚呼青陽諸人豈不辱哉鄭澈鄭澔何
嘗宿食於戚里之家又何嘗印出戚里之疏耶沈義謙閔鎮
遠亦何嘗語犯莫重又何嘗宣播內言又何嘗爭抗儲君恐
動天聽甚至於宮城扈衛乎其言內一心不誠萬事皆虛鳴
呼此何言也惟此八字即尹極辛酉擬書辱先正之語也無
門生而辱師長尚為罪人北而於 殿下而敢如是乎此無
他借用尹極悖說直攻聖之源頭仍欲以九月備忘付之虛
偽之科果使天下有是哉凡以 殿下之政令施措歸之於不
謂馬之科治天下乃陸賈之語而馬上詐力也我 殿下以
先王之宗嫡堯傳舜受何等先明發輝施令何等正大而敢
曰機事已過機心尚存又引馬上治天下而隱然歸之於權
謀而得之術數而治之其心所在誠不可測頃當危疑之際
深自韜晦防過凶圖此則聖人處變之道也權以得中是亦
經道何可誣之如此機事機心等說與賊輅不道之語有何異
同乎賊輅之言猶出於私書而此則登諸章奏機閱字猶可
屬之羣下而機心字將屬何地其凶陰叵測豈不倍於送測乎
乎送測之救獍漢猶隱然說去而此則直以龜柱推碎為士
類同知龜柱之罪煞有輕而後翼之放恣豈不倍於送測乎

惟其許多証上若出於無知妄作則猶或付之狂誕而此則
精神骨子只為龜柱而發耳逆節昭著合辭方張而敢以此
毒之心肆為角勝之計乃日前後有異表裏不同唐虞之四
為初則姑試於岳牧之間流放之竄極之然而未聞天下後
世以竟舜為前後之法不知竟舜之外又有何聖賢可法乎必
以為違聖賢之成法不知竟舜之外又有何聖賢可法乎必
使殿引喻又是証孔子矣人得以誅者即公共之論非謂冒
私嫌而誅之也鳳藻十年東國百罪俱極又昨冬以後窩窟
於辨讒根抵於恒簡鄙履煥若以此等罪惡聲言致討則真
是公言真是義理而得為戚里之私人而反以斥黜勒成衰
聒若報私以故只得為戚里之私人而反以斥黜勒成衰
關至曰舉措顛倒又曰多任私智不循天則苟有一分嚴畏
之心恃慢無禮豈若是乎嗚呼龜柱之罪惡已著而必補以
士流殿下聖德已彰而必加五言寧為吠日之犬不能不
為龜柱之純臣誰謂四百年培養其得人反不如龜柱乎云
云又曰此疏之詬天罵日雖三尺之童必無不知之理而大
小臣工緘口結舌心度日或不以為言而然耶抑有所
畏甚於君父而然歟以殿下之明聖既曰詬天罵日而猶
以培臣稱之豈不大駭乎令不能治詬天罵日之惡國安得

不亡乎臣受國厚恩何忍坐視宗國之必亡苟或一分不聖
証而安宗社則臣當含笑就斧質矣又曰龜柱本未恭以上
教三分義理而七分違賊而後翼則推居龜柱為十分義理
而以殿下之千言萬事盡歸於一切虛假何為護送太過
而証聖太苛耶洪金而殿下之心日月也冰天也渠欲千方而掩
人所以感服也殿下之心日月也冰天也渠欲千方而掩
藉衰闕為嫌而勿以扶摘文字為難決施當律云十五
日傳曰申疏起頭鋪張即一狀德之文寡人登極未幾有何
實政實效及于朝野而倘如尚權之言衰闕無一可論時政
無一可語哉証上固是不道媚君亦豈無罪且韓後翼之疏
專為龜柱之地抗章於培言方張之日備妄昭布之後顯有
角勝之跡固萬無嚴而既付之於言事之科尚且優容至
若尚權之疏其所說去專出於容說之意彼後翼姑勿論此

而不罪則必將啓人主寃然自聖之弊亦豈小故也哉申尚
權亟施削職之典

閔百奋金悌行兄弟事

掌令李杵啓閔百奋貪饗不法在渠猶屬細故以逞簡之勇
逆恒之叔且為憐養而賊之切姻死友出沒陰秘如此之徒
安知無不測之禍機請絕島定配依啓竄珍高靈定配罪人
金悌行乃憐賊舛育之徒圖占萊府貪饗不法且自稱唐舉
出沒京洛蹤跡陰秘人多唾罵疑懼請遠竄依啓竄興前承
旨李澤遂前校理李會遂或陰邪或妖佞無文濫第且以憐
賊之甥又與續海為妹婿仰憐賊若父母結續海為死友清

官腴職無不力取及至憐賊伏法濬海遠竄締結凶豎與訛
鼓妖不思改革請并屏裔 上曰姑先削黜可也遂連啓

養厚鞫獄事

至月望日巨濟栴棘罪人養厚依臺啓命拿來備忘記雖以
養厚文書觀之朝紙之絡繹書札之往來若是頻繁以養厚
妖逆敢生反案自明之計栴棘何等嚴密又況何等凶逆則
守土之臣若是無忌憚不防守乎巨濟府使尹衡烈為先拿
問嚴繩至月晦間養厚拿來臘月二日親鞫養厚刑一次趙
皖亦拿入刑鞫三日養厚刑至四次不服趙皖刑二次因傳
教遠地定配府啓趙皖締結厚憐向除統制使也暗囑憐賊

至發無巖之說交通而賊尤為同赦請更鞠不允初四日趙德成拿來是日養厚自斃親鞠撤罷傳曰罪人趙德成本事之干連不可不問而渠之直招有無元不關於獄政如趙德成者真所謂不足數何必深問亦何竄配依前施以門黜之典傳曰羅州牧李明中令屢次饋遺專人來報都事下來又復饋遺知有國法焉敢放恣無忌至於此乎令該府嚴問口招明中供以侄女為養厚子婦而為傳札時有所饋問云遂釋是時以養厚饋問拿罷守令現告晉州牧俞彥鉉昌原李周赫密陽鄭存中前玄風李現發前羅州李明中靈岩尹坊等凡十餘人而拿問之矣

儒生捲堂事

臘月七日傳曰命牌尚不得納事係廢恠泮隸嚴處焉可已

也而日寒若此宜有顧念之道且聞儒生皆以不見為言泮

隸放送令大司成從重科治至月晦間館學儒生以金三洞配享石室院事方封章伏閣政

院隸有近前不恭者泮隸呵止之院隸詬辱諸生遣告于承旨承旨除汰其隸令諸生治之諸生畧施笞罰院隸乃反

罵以其時方持命牌出往為諸生所被毆而見失云蓋欲托而誣罪諸生也於是承旨鄭民始縛治守僕而重杖之諸

生遂皆捲堂上以諸生為無狀令他儒勸入他儒皆不肯入大司成李秉鼎渴問只勸得中庶為生進者數三人而充

食堂如是至月餘至正月初命杖到記設科於是諸生遂入泰居齋

偽造 綸音罪人鞠獄事

前掌令李秤上疏臣之隣人自忠州呂州來問七條之綸音相傳於兩邑之間云臣細聞之則元非所下者也雖中主以下之君決不可言者此莫非不逞之徒隱伏於凶暗之中胥

動浮言疑亂鄉俗必欲凶國而後已王言何等嚴重而惡國
餘孽煽動矯命先騷人心明若觀火安知無戊申之變因此
而起伏願斯得罪人打破根抵亟降明命曉喻八路焉廿五
日親鞫元百孫元翼孫權喆李成運權押等凡十餘人至晦
間 上親製綸音頒布中外鞫廳姑罷至正月十七日復設
鞫廳中官李景聃及閔恒韓景勛金履準許根李坤培李宗
諤金續行李光珍李曾祐李仁慶等凡幾人或刑或放景聃
致榮是後連行推鞫

韓金仍謫事

歲初 上特命韓金放送禁府回啓以不可三司合啓請還

叔放送之命 上遂止之臺啓請遠寬則依前

朴天衡疏

朴以修撰疏曰韓翼暮金相福放釋之命未免有輕始閣之

其姐親諸家初則呈官離會一自追律還取之後依舊卒置
至有吾家慶等語發之於公坐者宜嚴加處分又朴宗集記
注聽政時事上下酬詎惟意刊去全沒事實使凶賊不道之
說掩翳不著宜屏裔之又洪良漢趙宗鉉以凶逆之腹心僇

處京第爵秩自如 答尚賊孫依施吾家慶云者何不舉名此

必無知妄作朴宗集事依施洪趙何足深誅於是兵判洪樂
性上疏自言其子為尚魯壻果離而復卒云答曰平置之不
聞官以有造中酬酢而然也既不施追律則夫婦大倫不可
以無於法之法處之宜勿辭也是時前叅判李珥亦上疏自

首而其疏多侵忤天衡而欲較辯之朴復上疏爭卞而論劾之

尹著東事

院啓尹著東附麗構賊又當新化之初敢發凶悖之說全釋之名請還叔不允校理李在學亦疏請尹著東金若鍊勿放

李顯永疏

李以司諫疏云申光綏以妖孽挾禁齋之勢為構譙恒簡窩主其身雖已死宜追奪厚諫兄弟宜散配絕島又當科舉賣文巨擘人盧蔡李煥龍等刑配皆允之

趙竣事

教而其不能終始

趙以增廣初試官疏曰

昔歐陽脩在試院五十日考貢士六千人一日所考只數百篇而已

且中國考試之法考官書試卷而注之曰臣某謹評榜出之日還林又於篇末論其所點抹而書之曰臣某謹評榜出之日還之於舉子故考官不敢容其私舉子不敢致其憾令朝家若寬其職至於閱月踰時又許評批還卷之規則臣或可以粗效賤見而其所考之得失又

上皆許之竣既疏而不能行後

數日出榜臺臣安正鉉疏曰告君之事宜乎誠實而及其出

榜也出於旬日之內與所謂五旬之限者太相逕庭宜罷

職答趙竣事何足深責所請不過罷職依施

李魯述事

李以黃都掌試後不延命而直歸監司啓聞命拿問之教以子乃供職孫反乞養云云又教以其將置聖謨於何地

魯述

父聖謨方命定配遂投隄川

黃景源事

黃以前望為文衡命行堂錄黃以前遭劾辭不出 上許遂
而命行薦遂以次点薦洪樂純十八日大諫李義翊南岩改今名
啓文衡圈点何等重事黃以再被改正之人不願處義恬然
冒當其人雖不足責懲勵廉恥之道不可置而不論請削職
上曰不知前例不允李避嫌 上曰非為臺言之不是也不
知前例而然勿退待是後竟允之未幾復叙用

啓能事

大諫李義翊啓曰

前執義洪啓能素有狂疾為儕流所棄其親切者問之遂置郊外旬日之後忽有儒

者自操人皆絕倒歲日稍久而漸痛揭被縱恣無所不為強作不
由是漸長狂易之疾隨而漸痛揭被縱恣無所不為強作不
忍之行盜点虛譽為駭時之論自居以俊氣向者一種之不
逞徒自知不容於士論隱然推為富主渠自掀舟箕居自以
為真我若也大北之論德惠簡恒追崇之論互動齊流至於
日後國洞之世也漢啓能為右相二翊為鶴南郎相簡為
文衡之說浪籍於世間流入於宮禁無人不知李潭秉銓之日
府聞於當日濁亂之徒彼厚賊之勢頓長於李潭秉銓之日
潭乃啓能之私人指揮牢籠賊之凶特以自肆者亦啓能
是也至於起舞而難掩麟起翔翊且其天賦虎習日長凡有
自好之士不附之人無據臂詭辱又皆側目隱憂嗚聚凶徒
文飾奸言如賦鷄主張邪論熒惑羣心如載興請啓能為先
拔去秋逆依啓初八日而司合啓請絕魯定配依允九月而
刑去任版
司啓 啓能之罪可勝誅武以萬古凶譎之性幻千億度化之
凶趾 妖簡作為羽翼逆厚賊構鴟張星翳又云樂禍之心已
見於起舞之時無嚴之心自露於醴酒之說向來代聽之時
備厚恒簡諸賊之必欲沮遏究厥源委一上曰啓能之罪豈
則啓能二則啓能不可安置而止請梏棘

止於大北之說聽政之議豈止樂禍之意起舞之時今其所
臚列不但草、况前後選中予之為啓能所背持牢籠之意
縷、下教而執法之地不當如是其法殊極慨然請律則加
律依啓諸始避嫌司諫朴天衡掌令全致九獻退待皆通明
日三司令啓大憲鄭一祥執義李忠祚掌令安鼎大持平洪
履建獻納朴宗來校理李在學正言趙時偉沈
有鎮啓能覆載難容之罪已悉於前啓而其處狂悖戾之習
陰譎押闔之狀猶屬細故陰樹逆種密傳凶論慙患恒簡糾
結厚搆自作窩主待國洞執命之日擲点台府當李潭秉銓
之日把弄朝權其尤驚心痛骨者流入醴酒之說肆然背持
指授大北之論倡為進崇之說罪浮於師與沮戲代理殆甚

於考輝實厚搆之根抵不可柝棘而請依律處斬不允

堂錄

館錄已於昨冬為之令番左右相金尚喆鄭存謙大學李徽
之取金憲沈念祖鄭志儉并六點沈鄭仍為吏曹錄李迪輔林儕遠南學
開金履鏞金方行姜沈朴祐源尹致性尹尚東以上五點凡
十二人

宋金李事

西司令啓宋瑩中本以奸猾之性諂附梟獍之徒究其平生
真是搆賊之私人搆賊不必知之說孰不悛憤而徐命善重
臣一疏辭嚴義正痛折其窮凶情節而宋始終以未詳知三

字陰護賊相末又以深文之說直斥重臣指意凶譎下語陰
慘即是為搆賊一死之心也 先大王洞燭情狀至以萬
能猾為教則是渠一新案 聖上寬貸畧施輕典其在誅亂
逆治黨與之義不可薄竄而止請昆陽定配罪人宋瑩中絕
島安置金相翊戚聯禁里內恃其身之勢外結凶逆之徒籍
搆漢汲引之力托相簡穰稌之婚緣私逞而補譽凶黨假外
論而陰附妖逆至於他日渠為鶴南之說乃生此歆艷而自
居之其密通宮禁圖点日後之罪焉敢追也請德川郡守金
相翊為先絕島定配并依啓李潭以一種鹿厲之氣稟萬古
陰點之性惟勢是趨為謙之黨魁濁亂一世不幸顯戮未加

死於牖下國人憤痛南絳老李迪輔既已劾之以厚譴之血
朋李義翊鄭一祥今又論之以啓能之私人養厚恭淵之律
渠安得獨違乎向來追削之律非止一再尚靳允許請故判
書李潭追削不允

念後兩司啓請
宋金梅棘不允

金方行事

大憲鄭一祥疏曰前校理金方行以敬彬之切姪相簡之死
友相簡杖斃身自收屍永刊瀛選叅園之吏議主通之吏
卽亦不可無警正言金翊休啓請極邊遠竄依啓副學徐浩
修疏請拿問荅曰金方行無嚴甚於護逆不可不問依施五
月初方行庭鞠發明 上以名父之子又云人不可與養

厚而疑之又云渠雖欺隱不關於朝政命放送

崔李科事

李義存崔守魯入殿試以相借文見投於宣傳官皆拔去刑推玉堂沈念祖等疏言兩人試券俱納天軸句語亦不相同刑推太過而承旨無一語仰陳終使實狀未暴且刑人自有定所士子與他既異東營開坐有駁聽聞云云於是承旨鄭民始上疏自劾亦言其罪輕罰重諸試官亦皆上疏誦究之上答以聞知申所奏予有所自答于中矣

沈履之事

玉堂朴祐源疏言

疏本闕不錄

沈平生罪狀而為賊黨之一又言

其兩子能翼能焉借文登科其子婦是獐賊之女而卒置無忌云云請竄逐依允竄渭原

韓金及諸竄配罪人放釋事

五月旬間以旱災疏決命韓翼募金相福特放臺諫爭之遂依臺前啓韓礪山金聞慶遠竄臺啓又爭睦祖煥鄭忠達閔百奮朴宗岳不可放并不允數日後上特命韓金放送司諫林著詰疏言韓金負犯至重不可置之請寢之以亂崩又諸臺陳所懷請仍謫不允至廿五日傳曰彼金尚福即一賤卑之品當日言根之請轉至於中官拿鞠雖幸中寢其心全沒義理自以為東宮之外家則是為東宮地其短識小

智何足深誅伊夜人侍以此焦燥之狀尚覺慄然韓翼嘗果
在疑恟不過以彌縫為計此諸古大臣雖曰可愧推其本心
何嘗為憐賊力陳而然乎名以兩大臣不可一放一仍雖有
并放之命而相福負犯決不可既放而置之金相福放歸田
里噫相福既是等閒人物必欲加律予則曰朝廷不尊只使
愧悔其心可也

掌令鄭宇溥疏

疏曰金方行令因自明之言便自放之不可不一番明覈而
處之也近日梁山郡有偽造朝報之獄造出官職除授列書
姓名此乃庶類之覬覦匪分營門久不究竟請重推而窮治

其人也

蔡濟恭事

翰林林錫詰金勉柱疏曰濟恭越席仰對曰自古史官修史
無足可觀反不如政院日記又曰名雖史冊而不足懲信為
言有若觀無不關者然噫苟如其言國家設置史閣徒為文
具而只政一院日記足矣且以秘史中說話肆然論斥然則
人君舉措何所忌憚彼重臣不少忌顧張皇奏對專昧體例
貽羞史閣臣等蔡對疏曰莫重者史筆而臣不能嚴致有兩
不勝慨然云蔡對疏曰內翰聯章非斥設或有一二語脈
與臣所言不同然其意則尊史閣也秘史筆也臣方賀而翰
聖上之年少簪筆之臣能舉其職臣何敢較絜為哉而翰
林又疏曰語脈不同者果指此語乎重臣以肅廟朝實錄
所記好惡不公是非各殊篇句論斷不同何足為百代
見鬼神亦莫窺者適足為空言文具而已噫傳說秘史眩惑
羣聽自家本來相傳之法甚至於前席質言若是無嚴此非

素所蓄積必有所以然而然者史錄尋常私傳其罪當裁况
違體至重既非當着歷詢之地豈敢以私錄秘不傳之說橫
議其罪當如何若如其言史筆實錄不足信則其廢上以而
賤之際如重臣之恣意肆氣者將為無所懲畏耶

史忽罵濟恭

命禁推旋仍職濟恭辭職遂遁之

李前相激及具將善復事

將臣家例有軍官廳自其軍門納買以處將校及其通而仍
納于大將至於都提調軍官廳則不過以百金買之蓋以大
臣將校之少也是時具善復為御營前右相李激為都提調
李特欲以因得廣舍又欲就而修葺之以大將之不盡聽乃
愠之赴貶坐欲杖新營監官而亦為大將所沮而不得乃以
體統所關上疏訟之上初命具罷職既而又命李罷職尋命

李叙拜領府事李上疏復理前事有 嚴旨仍令具緘陳之

具書對曰

當日廢貶後都提調令拿入新營監官以為都提

錢三百州兩買之內舍行閣不緊處姑為置之臣所指揮監
官若被罪則無異於大將被罪決不可矣如是往復之際將
枝欲為檢杖臣高毅曰將校何敢檢杖此若被罪何顏統率
三軍乎仍復往復曰六朝法例堂上欲治下吏郎廳若自當
則有仍置之事云則大臣謂既已拿入不得治罪亦涉何如
臣謂軍中大將為主入提調為上賓使主人治罪為好大臣
遂送監官于臣遂決棍汰廿四日備忘記予則只論本事是
去伊日事不過如是云
非未及思大臣之尊重矣大臣雖決棍大將大將安受以承
望大臣不顧紀律則大臣不期尊而自尊予亦無伊日處分
矣大將敢於大臣發怒權頭檢杖之時往復挽止可謂不識
尊大臣之道矣大臣在具瞻之地若不得體則其罪尤陪於

庶官而此大臣則自翊以體統大將无安敢如是乎大臣尊
重雖不知義分其君固不敢責之大將安敢不敬大臣乎大
臣劄語不徒不自反凌轢太甚已罷之貶坐謂之未罷私已
之事歸之公事有若大臣則盡善盡而予則不念朝體不敬
大臣至以後弊難言為說決不可復罪大臣更壞堂陞具善
復罷職以謝頌府事之心卅五日備忘記予之初不處分非
謂大臣也實為大臣之名也位也賈子曰大臣有罪曰下官
不職故罪無罪之大將不罪有罪之大臣大臣有循已私亂
記律之罪而歸之於御將大臣假虐說眩上廳而歸之於御
將大臣太欠敬畏拚弃廉防而歸之於御將大臣托以辭劄

嘲笑寡躬而歸之於御將其壞大臣體統辱朝廷極矣罪歸
於將予意出於設廉恥禮大臣俾欲加分義以答予意也至
於今日游辭緩聲尚不胥命頌府事李澂罷職明日又傳曰
李劄肆陳嘲侮之說此何變恠將有君綱下墜臣分上凌之
慮中途付處長淵配所定入具則叙還御將引辭不出復罷之尋又
仍任具乃行公李則七月晦間特命放送

三司及承旨板望事

五月中吏議俞彥鎬修承旨望而板李宜老崔台衡具明諫
柳成模洪鎰朴起采李正吾蔡緯夏呂善德金頤柱李東顯
姜游李有詰李鎮復金漢老金魯承徐有臣李命彬李勉修

趙鎮容鄭景仁姜世晃金相戊等六月念間三司拔望李義駿義鳳李會遂李普天盧聖中吳鉉曹安鼎大韓後翼金方行柳知養宋文輅金樂洙趙世選金斗象申光綱李弘稷等

一 盧聖中茅事七月

兩司合啓懷大諫趙英鎮徐有臣朴相甲李義駿俱是傾邪出入書筵之時敢生日後謀鬼之計至以盧聖中不仕先朝肆然奏達臣謂徐朴李極邊遠竄上曰是何發啓乎任觀周所懷徐朴李負犯蓋由於盧聖中聖中先王朝不着帽十餘年此先大王之逆臣也盧拿鞫嚴問上曰何必拿鞫初一日府啓聖中包藏禍心主張凶論敢托不敢言之

地倡出不忍聞之說作為富主有臣相甲義駿從而知之十三年不着帽始仕於殿下欲售蘊袍九極凶慘與德師一和一串貫來不仕先朝即先大王之逆臣先王之逆臣即殿下之逆臣設鞫嚴問快正王法有臣相甲義駿和應聖中同一心腸到今日記既播之後如此負犯之重者請鞫問依律處斷答盧聖中遠竄徐有臣等削板放逐鄉里三日判義禁洪樂性同義禁徐浩修啓徐有臣等以聖中不着帽之說肆然陳達於曹筵萬一叵測亟允臺啓上曰臺啓斬允以其不請鞫而請竄也兩司合啓請改設鞫正法不允

校理南鶴聞疏 七月二日

疏曰 洪樂仁父子兄弟國人同仇也殿下特舉隱卒之典有若
平人樂仁官至二品王室懿親而諉道設府無上聞之事則
可見公議之嚴而殿下獨以私情曲加恤典大義由此而壞
政注于記取賊邊人子任一從賊邊人指揮身犯賊汚陷入防
當此是賊邊人卯育賣料鬻職今雖老聵不足以人數論之
臣李義駿以盧聖中不仕之說肆然仰奏極為陰慘日記讀
奏之時人皆心寒宜拿鞫得情云云

趙明鼎事依施

柳星漢事 七月三日

洪國榮以都承旨兼禁衛大將出入宮門多藥從人兵曹正
佐柳星漢以其跟隨太多送言國榮而請減之國榮不說杖

星漢送言之人星漢引嫌辭狀 上聞之令星漢依舊入直
矣洪遣其將校摘奸闕內守直近仗軍士及結束吏各有關
洪奏達 上命入直郎決棍十五度役畀泗川軍士則令訓
將各決棍以配其中近仗軍一人有病使其侄替佩號牌而
入番者 上命棍問其由於郎廳色丘朴重根重根忽拔劍
欲自殺 上使秋曹堂上收議于大臣三相皆謂禁庭拔劍
當不待時斬刑曹堂上亦皆請其誅於是大憲鄭昌順啓
請依律處斷諫院亦發啓請誅之初六日左右相鄭存謙皆
啓以重根當用一律無容更議不待時正法然乃為懲後之
道云云秋曹亦請誅之禁將洪國榮曰重根之罪可謂殺無

赦而至於不待時處斬非律文軍門集示亦不襯着且殺之則一也而隨其所犯罪亦有緩急臣意則移付秋曹捧結案後待時舉行似宜 上曰依禁將所奏而為之臺啓遂傳之星漢行至中路遂病

乙未五月庭試榜罷削事七月念後

是科請罷啓已自昨夏有之今夏 御下日記中有由此科受困之教臺啓更其事又請罷之 上命武科則勿論文科罷削與區別令大臣收議獻納沈豐之疏曰乙未榜凶徒選士子婿姻媿與鄭克燬宋翼彥宋載中李鎮常吳翰源金載器趙德潤洪時溥李心淵朴相集李尚進李復日革是耳至於德潤席其父掌試之柵作他人赴效之資情跡盡露并宜鞫問渠輩行私敢以悖慢之說威脅我 殿下今承受困之

教益不覺胆掉 殿下受困專由於此十餘人其罪豈但為科傷矣奸而已至於無所犯人與此輩同榜誠不幸也收議之命欲使玉石不混而 殿下以此榜受困雖使無罪累者自為之計無寧去其名於原榜清脫也臣原榜罷削鄭克燬等并施島配之典云：也

而鞫十二人 上從之而不允拿鞫又是科直赴則勿論臺臣又連啓鄭克燬拿鞫事

正言俞岳柱上疏 八月六日

九重深嚴非外人所到而中夜閃忽之變此乃凶孽所疑動惑亂之計泰淵尚在地上安知無腹心之徒所為乎宜設鞫正法七月晦夜宮中有人跡瓦落遂命宮城危衛明日乃罷還御昌慶宮命捕將捕賊傳曰盜入大內至於移御而賊未捕：將罷職使具善復為捕將 又言趾海述

海已皆柝棘纘海亦宜存之又曰典牲直長金寧凶險虐悖
出入啓能之門為其爪牙凶謀無預知及其遭啓專人飛
報攘臂狂叫公肆稱寃宜即屏喬其父工議相戊自在蔭仕
已有醜謗亂附啓能藉其聲勢屢典郡邑專事貪虐垂老倖
科癯習愈長其子玄悖無非家庭之習孰宜削板放逐荅金
事依啓濟州定配罪人纘海柝棘

執義任觀柱及修撰林著詰疏 八月初七日間

任疏曰和緩韓翼墓金相福宗社之罪人特允三司之請
洪樂仕與厚燕養厚相連喉出妖雲仇視國家其罪
當萬戮宜并允墓啓盜入大內至於移御若未速捕則大將
宜施重律泰淵罪惡亦宜依墓啓太學圓點以百數宜額食
堂儒生亦以百定額孟嘗食客猶常三千以千乘之國客額
養士極為苟艱宜勿施也又疏日向夜之事一大變凶孽未

鈿的是此輩之做出也諸賊孰非可殺而至若和緩語熟宮
禁泰淵廣布黨與昔日宮屬與部曲安知無蔭受指使暗逞
天誅宜允三司請云云

鞫獄事 八月十日

下闕移御後盜復踰宮墻捕捉十日 親鞫田興文姜龍輝
十一日兩司大憲鄭昌順大啓凶逆龍輝既伏法相範亦方
鈞問窩主幾盡露請趾海述海纘海發捕究覈決正王法依
啓大憲啓申光緝渠家員犯固不可偃息而罪人之招與凶
徒日夜綢繆之狀昭不可掩請設鞫嚴問依啓罪人相範年
二十五結案父述海母父李樂普矣身以逆簡之四寸父叔
俱在逆案常懷怨國之心分得死士必欲甘心於國家以事

成後當為好官之說嘯聚刺客劍士自六月排布向使興文
挾利劍龍輝持鐵鞭潛登於尊賢閣屋上矣身隨後觀望欲
為犯上之凶計縱露無餘大逆不道的實遲晚軍器寺前凌
遲處斬罪人允網緣坐處絞是日罪人洪信海洪大奕李弘
達及他常漢宮女等凡數十人鞫問其中甘丁興卜結案是
時宮城扃衛閉諸城門數日乃罷十四日罪人壽大結案所
親金興祚要巫女來曰洪述海家送錢使圖為掖屬又述海
奴崔世卜往來述海謫所其妻亦出入巫家欲使掖屬為乘
機作變之計崔漢驍勇有劍術又述海妻貽書巫女每有沮
呪之說故巫女常作閔氏符作等物埋置各處又畫五方之

神付壁誦經常謂吾當犯上而宮都承旨國以報述海之讐
又與別監金卜尚者及卜尚妹內人有圖差崔漢驍掖屬之
謀云、結案處斬是日述海妻孝任及相範妻并巫女昏處
斬十六日洪念海子相吉結案相簡逆誅諸父罪謫故與相
範募得劍客興支龍輝世福海根中官安國成內人永丹謀
逆三王孫推戴為謀於是三司大臣排闥入侍請王孫禳鞫
問處斬不允臺啓洪樂任今番鞫熉、叅涉去謀請鞫問答
姑觀澤遂之供當下教矣臺啓又請閔弘燮雖死弘燮改右
為燮亦補
三陟守
而死今番諸賊凶謀同叅已鞫招請進奪其子侄散配趙
榮順某年復出之說即不道說勿論其子之負犯請推奪并

依允是日宮城復扈衛諸城門閉之李潤成又捕鞠承旨大
臣三司卿宰排闥入侍時權為先拿囚事定奪大臣率百官
庭請權正法事不允十七日庭請啓畧曰罪人橫不可一刻
昨日啓奏而殿下歷觀前古身為近宗名入推戴而
不置法者乎况今此逆層生國勢危人心波蕩不知何採
禍機伏於何處其危急之機實迫呼吸向可以留此禍根以
作凶逆輩奇貨坐待其煽亂乎一日生在地上有一日國家
之患二日有二日之惡舉國答臣傳所請以安予心三司啓
畧曰大憲趙致大諫兵在紹應教李在學等曰橫名出不允
推戴罪閔宗社昨既嚴因請即列嚴鞠依律處斷
是日庭請五啓三司四啓并不允館學儒俞漢綱等上疏討
逆溫批李澤遂會遂并產刑推不服趙貞喆榮順原情是日
罪人國成物故十八日罪人相格結案父景海以孝任之任

逆範之兄逆吉四寸逆範分得刺客挾心宮中孝任咀呪逆
吉為啓能指使與啓能于信海侄履海其門生李澤遂閔弘
燮謀議推戴逆權大逆不道軍器寺處斬履海物故啓兩司
啓請其應坐人島配依允宗親府啓請逆權事庭請連日累
啓并不允罪人澤遂結案以隣漢至親今三月往見啓能
以為主上多失政當行癸亥之舉推戴三王孫其時信海履
海相格等謀議閔弘燮無不叅聞知情不告處斬傳曰李會
遂以逆澤之弟啓能門徒凡凶謀宜無不知之理而與同叅
啓謀逆之時有間似若之輩有不可勝誅滅死島配罪人李
觀源於啓能為翁婿兼師生之義凶逆之謀 不知而所

供別無大般可執之端定配申光復燬爛綢繆於啓能觀其
形貌明是疲瘠之物叅的定配是日前啣罷散人及各司書
吏等皆上疏以積事俱以勿憾予懷賜批十九日館學儒金
履翼等上疏討逆積云此輩凶謀莫非根抵於啓能而其助
聲勢馴致今日之變即鳳漢也戊申之亂四字已出於鳳漢
前席肆言今日釀成逆積而尚此偃息於玉城一舍之地為
捕賊之藪不知幾箇範吉復生其間乞快伸王法疏入後上
履翼教以汝兄履寅曾殺人附於金龜柱而生活汝乃龜柱
之私人而為此也特命龜柱賜死臺啓請拿問龜柱云臺
啓見大諫吳載紹等啓申光復以啓能切姻啓能島配時肆
然往見其凶謀必知之更鞫不允又啓李弘遠本獐漢所服

膺昏夜往來日前放逐而多怨言宜遠配答更為嚴問而發
配兩司啓李觀源蓋輔子以蒙駭為教而的處宜寢其配而鞫
問不允又啓澤遂父彦衡身泰遂獻遂鞫問答情節既露何
必鞫不允又啓會遂不可的處宜更鞫不允大憲趙瑛吳載
紹應教李載學等三司啓島配罪人龜柱今以趙瑛事言之
不可賜死而止 設鞫正法依允院啓慶尹尹弘烈妖邪之
趨利為弘奕死友人皆目之以姓不同弘烈今春弘奕情節
必知之宜鞫問答與普溫何異島配大憲趙瑛等啓寧越府
使李普溫行已麤鄙趨走弘奕平日至有拜祠堂之說其凶
謀必無不知宜拿鞫答所當鞫問而發捕既多姑先島配於

是配黑山島弘烈椒子島配又啓正言尹得孚同入侍不叅
弘烈啓獨坐階隅仍為退舉措顛請錯罷職二十日播紳
罷散人等各司書吏儒生等皆上疏討積皆不允是日信海
海根并承眼廿二日金龜柱事傳曰其罪可亂本以今番獄
事似不干涉發捕都事其令上來兩司爭收還傳旨不允廿
三日兩司啓龜柱壬辰疏敢以自內酬酢陳之於先王之前
臣等於筵中若有俯詢其將何辭仰對之論不覺心寒惟彼
鳳漢因赦之罪秉義致討何患無辭始則締結厚賊從史乃
叔恐動天聽半夜扈衛幾累聖德又以某年因極不忍聞之
說筆之於書以今番趙賊事觀之其情節不可不嚴鞫請還

寢都事還來之命鞫問正刑不允廿三日答奉朝賀金致仁
疏曰周公之事云予則曰有管蔡之情無管蔡之情而斷以
管蔡之法實所不忍也又荅庭請曰彼安樂錦城仁城或為
同氣或為近宗而三人者俱是自干天誅豈兩朝慈恩一毫
未盡而然耶卿等之請若有近似於三人事則亦當流涕
而從之孤露餘生猶有庶弟三人禎不幸矣襁年長而疾病
常纏惟積幸而無恙每以為庶幾成立使先父之子孫立我
朝廷庶欲報劬勞之萬一而凶逆作孽名出推戴嗚呼長生
綺紉蒙無知識渠豈知推戴之為何事也予之情事求古稔
無有倫比非不知兩朝之例而終有不忍者摧痛惻傷猶屬

歇後語卿等諒之無使更聞不忍之請是時庭請及宗親府連日累啓凡各四五十劄三司亦然各軍門將校亦皆上疏討禳并不允罪人趙岷受采物故李潤成累刑不服命定配的處趙濟泰年老病瞶其子之事容或不知李彥衡既不施當律處分不宜異同濟泰特放又備忘記海根嚴刑得情克已文書見捉情跡綻露克觀克泰孝任之應坐諸人即為勅處鞫廳以大臣意啓請趙濟泰更鞫不允廿四日三相率百官伏合啓爭三司及宗親府亦是日為親鞫述海出臨百官遮駕啓請不允親鞫罷後朝廷率百官啓辭不允三相又率百官求對三司亦是日三司凡十五啓於是三相以誠未

格天待命答勿答命廿五日三司及諸臣館儒吏胥等疏不允三司伏閣啓曰即伏聞禁堂所奏逆禳三木囊頭渠亦自知即宜減死而乃反必欲復生鷄膏胖粥之求綿衣煖服之索眼無國法至以我必生出肆然發口萬言恠宜決斷云云三大臣二品以上三司入侍三司啓曰逆禳臣等依教進詣王府曉喻之則乃反頑忍不動拒逆之曰我豈死乎云云即宜處分逆禳使之自盡事定奉同日禳押出西門外物故事傳曰柅材賄賂願助事分付

趾賊等事 八九月

廿三日述海拿來

親鞫原情後結案父啓祿

啓祿

矣身在

謫時書札往來矣身子相範妻孝任分得刺客妖巫埋函侄
相吉相格等符同啓能推戴逆積無不往來指揮大逆的實
處斬軍器寺前三司啓洪啓禧妖邪陰秘今趾海範吉之函
謀莫非啓禧平日作俑之致請追棄依允九月三日趾海又
自配所拿來推鞠刑二次承服結案矣身以逆簡之父惡國
與弟侄謀逆昨年十月及今年七月移配後相吉連有書四
月分使奴以述海妻咀呪相範分刺客作變啓能推戴逆謀
詳報矣身往復謀議的實軍器寺前凌遲處斬八月述海拿
至親鞠結案以挾埋函推戴三司與三其侄相吉書札往
復指揮大逆承服亦處斬

李鎮常洪鑰姜必教事

七月間當在上

持平鄭淵淳疏云李鎮常踰為逆黨之死士向來養厚之配
細札往復於棘中宜允臺請鞠問前承旨洪鑰狎昵養賊目
不識丁濫汚玉堂宜定配引儀姜必教詣附啓能宜汰去

玉堂劄

八月亦當在上

劄曰

禁府都事趙寬鎮以啓能妻任該堂聞之勒令呈遞云
渠以能之妻任晏然自處以無故之人隨參於問即之
開穿諱跡暗問獄情事極巧惡請拿鞠嚴問又兩司劄曰
李潤成趙濟泰逆橫切姻去謀無不知之理克觀克泰即孝
杖不厭不可酌處并令鞠問不允

啓能事

啓能自濟州拿至

親鞠刑一次遲晚大諫吳載紹等啓以

能賊令以其招觀之展開書傳以太甲桐宮之說果與諸賊
酬酢與吉範等招相符宜不待時結案而正刑 答不允是
日能賊斃兩司合啓賊吉招後能之逆節尤露癸亥反正之
說太甲之說推戴之謀果也為大將為吏判為閹帥等說出
於諸逆之招埋凶懷刃能皆其本也忍杖經斃又其招以為
誰為謀逆以不少之人何可逃為承服又以為必殺之速出
斬之等語肆然發惡且太甲桐宮之說果與諸賊講其文義
云者與相吉澤遂如合符既而遲晚後物故請亟施孥籍不
允又啓定配罪人具翼遠以能賊門徒人皆知其親密之狀
相吉之招云推戴之時以翼遠議於閹帥其罪不可酌處而

止亟命嚴鞠正法不允

徐命膺子事 八月廿後間

判中樞徐命膺上疏曰

甲申年間臣偶卜郊居於新村與啓

訓子姑以塾師之例俾問句讀於啓能初未嘗執贄請業特
因文字之日久人皆以相親目之然自五六年來臣則轉見
能賊所為多不平於心者書尺尋訪一切斷置而臣之于澄
能既已問字苟不得可亦大故則輕易斷絕亦恐取怨陰忍
不發臣向在闕西得見臺論能賊即為書於臣于引故鄭蘊
之絕仁私閔禹重之絕錫賊令賣家移去而絕書未及連先
已暫見能賊於發配之際使臣子而不作冷問字皆臣之罪
也

後亦八日答曰不奸之難自古已然我朝惟李存源一人能
之無恠乎卿之不能早下况有鄭閔兩名臣事雖卿于何干
之有卿須安心焉

是時相範招辭能弟子等徐澄修洪樂
任等現告不問至是命膺上疏自鳴如比

九月十五日領相金尚誌請作續明義錄載諸逆事徐命膺
不可不參請差堂上編成之許是後上遣御史沈念祖於關
西摘奸道內倉谷命膺先以監司不啓聞勒令加分及其逆
來未及秋捧而先收其耗谷凡累十萬石盡買來至是為御
史所發上怒以徐命膺宜忍負予至此投畀海西諸守令皆
拿聞其因命膺之令而分者仍職其私自分自皆罷之命膺
尋宥還為文衡戊戌春
無實錄都廉尸其事

諸逆酌處事

九月九日

傳曰罪人任宗周昨午鞫因時宗周以為吾必不免往辭墳
墓云：然所坐不是輕重獄情酌處之配李克己兄弟為賊
爪牙可殺無赦而克生尚在克己先誅不可減死之配具翼
遠諸賊推戴時之議為閹師云：減死之配頒教告 廟事
定奪十二日秦淵累刑物故信德結案父聖福出入述海家

與相範通謀政院使令海根同謀刺客作變知情不告斬馮
海結案傳曰相吉輩刺客寢內叅聞其計而不告但嗔責不
叅減死量配克寬克恭敬配推鞠撤罷罪人奇同以送簡切
近之入為中官之房直令番賊吉等招送凶謀皆彰其妹內
人永丹同為刺客之計尚不承欵從廣蕩安置永丹定配正
言李思祚疏請殺和緩恭淵杖斃宜擊戮凶逆榮順卧死牖
下其子貞詰既出於相吉甘丁之招宜訊鞠正刑罪人奇同
克觀克恭等宜并誅戮并不允趙馮以物故罪人城之弟不
可酌處請鞠正法罪人南興老述海狎客隨往謫所與逆範
同往信德家謀逆不可酌處請鞠正法罪人大變逆範族屬

為興文主人其家為會謀之所興文龍輝挾匕之時軍官五十人作隊犯關之謀同叅不可酌處請鞫正法罪人弼海送範之族知情不告遲晚不可酌處請鞫正法并不允趙焄以下請啓亦似是李思祚之啓而未詳

持平洪樂恒疏事

九月九日

疏論金相翊宋瑩中朴宗集不可魯配而止宜拿鞫正法又曰前掌令李普天賦性陰秘行已悖戾夙附相翊世所共知年前代理之時身為掌令聽相翊之指使稱以在外不叅朝叅宜竄配答不允李普天不足道何必竄配放逐鄉里可也先是八月廿七日宋瑩中金相翊梅棘事依啓

趙榮順事

九月十日

傳曰諸賊湖源其本浮言是也其言始於己丑年間而榮順為刑堂時某年復出之說為凶徒浮言之妙方榮順身故未能正法其子貞喆即趾海婿也賊吉之供以為每以書札密往云故發捕鞫問此也思其祖忠翼公魯配其兄元喆亦魯配十二日李思祚疏請見

朴宗德尹得毅事

九月十日

西司吳載紹等合啓前判書朴宗德陰譎麗鄙妯娒賊隣附麗送厚仰其曼息若使煖之老奴傳令之賊卒十載秉銓專事為隣厚樹凶黨以宗集日記事言之初不直書又事牢拒

情狀叵測請屏裔前承旨尹得毅愚驥濫捐不學無耻惟利是趨以養厚之死友為先綏之食客日夜往來與李鎮常同請屏裔并命不足責放逐鄉里

東邑北道水灾事七月當在上

七月念後大雨隣蹄等數邑雨水暴下邑基陷沒民戶漂沒無數昭陽亭漂去命御史沈豐之持諭書下去慰諭又北道水灾亦然安邊等邑大水大風民戶禾穀漂沒無數初則大熟至是慘凶

李成鎮事九月廿一日

玉堂李儒慶尹尚東所啓前府使李成鎮隣漢親查養厚妻

甥弘烈姑母夫諸賊伏法後看護賊家往復綢繆陰憂深慮無所不至宜設鞫嚴問依啓刑三次不服遠配北道死

大諫柳慙疏十月廿三日

疏曰龜柱之罪不勝誅而韓後翼托言衰闕死黨龜柱其
中機心機事四字尤是渠不道新案此與賊輅機閱一
中貫來宜嚴問正法而 殿下特以言及乘輿謙讓而不之
罪昔谷永附王鳳而上書專攻上身成帝失德甚多而朱子
猶斥永之心術後翼之罪百倍於 答韓事疏於曲嫌然不誅
永宜狀正其無上不道之罪云云 龜柱先誅後翼殊乖首從之律此非予文過也是後臺諫復發後翼鞫問啓

諸啓事

大諫柳慙執義洪彦喆校理鄭志儉等所懷和緩妖性浮於

蓋主太平家僅千里積貨如山門生故吏殆遍一國整其委
積鼓發失志之徒奚啻妖任之五十軍官而已危機如是宜
亟置邦刑荅斬持豈無意乎兩司所懷洪樂任名出凶招非
一再以相吉招觀之啓能排布凶謀至以樂任議擬於將任
則其凶謀無不叅漢文誅薄昭麗仁宗一日刑四舅 殿下
何以欲赦 宗社之運向來批荅有待澤遂處分之 教而
澤遂伏法已久樂任晏然宜拿鞫嚴問不允又啓龜柱以令
番趙岷事言之其凶惡尤叵測 殿下既賜之死終下還寢
之命宜亟置法 上曰啓甚得臺體而斬允意有在矣又啓
能賊宜施孥籍賊趾等凶種年未者待其稍長即施邦刑不

允又啓韓後翼托言袞闕右袒龜柱宜嚴鞫得情又啓安蕪
濟李宅鎮本以狎邪小人張鬼於厚譙鷹犬於獐漢凶謀秘
計無不力贊王敦之錢鳳桓溫之郗超宜嚴鞫依律不允洪
良浩附麗厚譙 聖心雖出於惜才特以聞譙賊一二言說
故果有滌用之命矣 良浩先時遭彈廢逐近日上以其有才
特除慶源府使和緩事是後改以鄭妻

大諫柳巖疏

十二月初五日

疏曰伏見昨日備忘

昨日傳教以乙未冬凶徒謀易儲位之事仍袞鄭好仁以其承旨有所建白之

功特擢恨不得糜獐漢之死骨刺相福之凶肚也向日和緩
內煽樂任外結至於龜柱積岷三凶合勢尚稽天討伏乞卽

允臺啓請討中惡極罪盈亟誅無赦者相福是耳請查言根
其志將欲何為同送之情賊招具出包藏禍心危動國本連
肚厚賊謀翼構送而尚靳薄竄云云又云瑩中深文罪之相
集日記沒實之罪荅曰甬於請討一疏再疏不得請則不欲
已至於此疏予亦為之激切斬允予非無意而然也柳以大
諫上疏

討送者無數後
拜大司成而去

洪樂任事

戊戌二月
廿一日

備忘記儒臣疏中有合啓中輕者殺者疏釋之論其疑者
即洪樂任也既稟慈宮樂任拿問事依啓是日設鞫後傳
曰今聞所供一則翔疏忝涉事節有條理至以生存之象

厚為證一則推戴同謀事而斷無他意其言有理其情可
知其地處與隣漢厚謙絕異特為放送傳諭洪奉朝賀即為

入來

洪遂入對惠
慶宮而去

別使事

昨冬至使時兼陳討送事胡呈以奏文中儲君嗣位等語
執頃禮部移咨遂急遣蔡濟恭鄭一祥等謝之三月十七日
發去

李惠祚父子事

大成柳鷲出詩題以論放翁筆力恨為大耳三歲所覩見其
後李惠祚於陪班論其題之非有一儒言此乃見於尤菴劄

疑中者也惠祚攘臂言尤菴是何許人尤庵宣賢者哉是後
升杪時諸生言于大成曰惠祚既辱先正請逐其子漢肇于
場中漢肇方出而發怒乃復醜辱尤庵諸生齊起請出遂罷
場居齋生鳴鼓漢肇仍捲堂上以惠祚駁妄當處分為教王
堂金熹等啓請竄配惠祚 上命削去仕版

